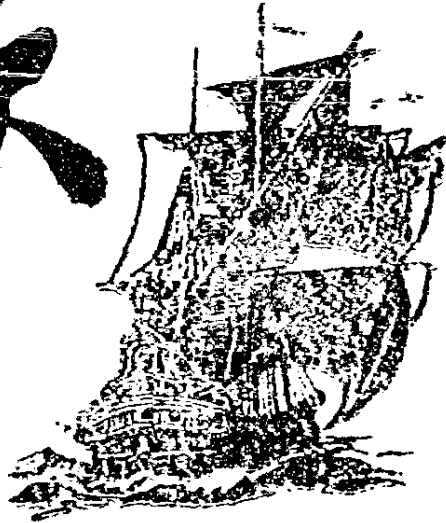


士姆詹·利亨

詩人的信件

于紹方譯

茨 因



詩
口
文
學

批判地談

船來小書

重慶

人生出版社

序

詩人阿思培寫給情人玖莉安娜的一些信件，對於世人，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的一段小史就是這本小說的內容。可是在這一閃裏我們的面前就出現了垂垂老去的玖莉安娜，夕陽下峙立在水邊的粉色兼灰色的樓台，如畫幅又如舞台的威尼斯水城，連帶了那些古蹟，那些藝術品，那些橋，那些漿聲，那些燈影，那些運河岸的石板上滴搭的腳步，那些掠窗而過的意大利軟語……這一切圍抱了那座古邸，那座古邸庇護了玖莉安娜，玖莉安娜祕藏了阿思培的遺稿，有如海中育貝，貝中有珠。只是如今珠又小小的興了一點波。

亨利·詹姆士善於寫地方，因此這本小說，有人說，人以外還有一個也重要的角色，那座古邸或威尼斯，或一言以蔽之，地方，或地方的精靈。可是事實上亨利·詹姆士也長於寫時間，在這裏時間的精靈也影響了地方，使地方本身也蒙上了黃昏的情調。而時間與地方合起來的空氣，也就是現實的空氣，作成了對於一顆多感的心會無孔不入的音樂。在這種化學作用下，人何以堪，人何以堪？黃昏掩戶而風雨入樓，玖莉安娜背

也變了，經過大詩人的親吻所潤澤的臉頰也枯了，落了，即便生活尚無問題，跟隨在身邊，就誤了青春的姪女在她自己一死以後如何出處的問題，甚至自己的喪事叫她如何料理的問題，也得考慮了，看見有人居然來租房子也不得不斤斤較量的出價讓價了，如今與外界斷絕交往既無所用，又有什麼用呢，死抱住阿思培的遺稿？那就有人來要討在印刷所，公諸世界了。這裏冥冥中真似有一種不可抗的命運在施威。

這就是歷史的命運。玖莉安娜所以成爲一代名媛，所以透過阿思培的詩篇而盛開遐邇，原就是由於時地的助成。如今時代過去了，世界也變了，助長，助開花，助結實的風雨，既然來助落了，死抓住枯枝上的果實，不讓世界去受惠而自己續命，別說不該，也不免太慘。爲什麼不求進一步，放下礙人礙己的一切，協和秋高的藍天的博大，深遠，甯謐？新陳代謝中直無所謂生死，只生生不息而已。傳統是必要的，傳統是一個民族的存存在價值，我們現在都知道，可是我們現在也知道保持傳統却並非迷戀死骨。拜倫時代和拜倫時代的世界已成陳述了，要合乎傳統，也並不是爲了投機取巧，隨波逐流，就應當學拜倫時代人對於當代的反應而反應我們眼前的時代。傳統的持續並不以不變的形式，自然也不以玖莉安娜不變的生活方式，更不以她安排在房間裏的一切照舊如當年的秩序，尤不以她的脆弱的凡身。

也就因此，在這本寫得精靈，謹慎，一點也不是浪漫派小說的小說中，大體上玖莉安娜本人雖在也等於不在，有如幽靈，而在空氣中到處隱隱約約而顯得有力量的倒是給她寫信的阿思培，或者阿思培的精靈。玖莉安娜最後在死榻上條然而起正顯得阿思培的力量有多大。其實，如果阿思培還在，如果不會自新而進於真正的年高德劭，而停頓在死前的階段，還自命風流，最高意義上的風流，那麼他一定反而也會像幽靈，雖在亦等於不在。他在，以其寫給玖莉安娜的信件，而信件既未爲世所見，他在，對於世人，還是以其詩作，其中一部份也就是受啓發於玖莉安娜的。甚至於僅以其創造，創造的生活。因爲不但那些信件終於燒掉，對於世界不算太少的損失，即便那些詩篇也用同樣滅了跡，雖然事實上是不會的，因爲牠們早在無形中滲入人生，擴散至全世界，那也不會斷了一個大體上不是浪費了，而真正活過了，就是廣義的創造過了放光的生命。我們無須悲歎阿思培的詩篇不會使玖莉安娜駐顏，因爲他已經給詩裏的玖莉安娜多少贏得了不朽。而的確，雖然玖莉安娜的黃昏不怎樣 golden，雖然她因爲執迷而成了古董（自然也不可抹煞她在衰息中的勁節，）她究竟在最後，正因爲它們做過了阿思培一部份創造的靈感之源，還一閃了令人難忘的灼灼的美目。

而現在，讓阿思培還原到原型來說，雲蒸的充實，豐富的生活也就在多少年後重開

了一次花，亨利·詹姆士的這一篇真切的虛構。

卞之琳

昆明，七月五日，一九四四。

附註：亨利·詹姆士自承寫這本小說，起因於當年在佛羅倫斯聽說了雪萊的情人，克萊蒙小姐（Miss Clairmont，傳為拜倫生過孩子，最後自認因負氣而與他結合，始終只愛雪萊的），居然尚在人世，就住在當地，又聽說了一個美國雪萊迷曾經設法向她租房間住，以便獲得雪萊文件，而終於無成。詹姆士把詩人和他的情人都改成美國人，自有他一番理論，但大致出於他素好像在實驗室裏一樣的試驗興趣，此外並無什麼大道理，至於把佛羅倫斯換成威尼斯，那是爲了多得創造的自由。

又：亨利·詹姆士（一八四三——一九一六），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士之弟，大半生住在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因便於參加抗德工作而改入英國籍。他在英國小說史上是第一個把小說當作藝術，注意小說的形式而影響了當代英國小說的小說家。也是他，在英國，首先看重了小說裏的心理現象而無形中助成了日後的「意識之流」一派小說；也是他曝露了歐洲上層社會的衰敗，預感了本世紀動亂的將臨，而不由自己的先導

了英國第一次歐戰後成名的一大批英國第一流作家，只是他也許倒進了一步，也許是跳了一步的，表現了他的醉心於創造秩序。所著有長篇小說十餘種，中篇小說五六十種，及論文游記等雜類著作甚多，但從未曾寫過，至少從未發表過，詩。他曾與哈代同樣的得了英國作家中最難得的O, m.章。

又：亨利·詹姆士文句向以完整縝密著稱，越到晚年越糾結如葡萄球或繡花邊，以難而令一般讀者望而却步。「詩人的信件」尙屬中期的作品，可是用中文已經難譯夠了。譯者此譯尋文逐句，完全保存了原來的作風，曲折婉轉，莊嚴堂皇，在中文讀起來，直不差多少，可說已經從各方面可能的途徑，不但窮盡了，而且增加了中國白話文的韌性與豐富。

第一章

我已編把樹密都告訴了潘萊斯太太；要沒有她我實在不會有什麼進展，因為全盤計劃裏見效的主意就是出之於她友善的嘴唇，是她給我找到了捷徑，解決了難題。大家認為女人對任何事情，任何奧作的舉動，不容易辦到眼光遠大；但有時她們會出一個大膽的主意——往往不是一個男人所能想得到的——頭腦冷靜得出奇。一就讓她們把你當作一個房客來收下得了」——我想沒有人幫忙絕不會想到這一步。我正在兜圈子，想弄得乖巧一點，盤算着我得耍出哪些五花八門的手法，才能做一個相識，可巧她就給我供獻了這個好提示，說是要做一個相識，第一步就是先做個熟人。她關於保代羅小姐們的情形實在知道得不見得比我多，不錯，我還從倫敦帶來了她未曾前聞的許多確鑿的事實呢。多少年前，她們的名字和這一個世紀裏一個第一等了不起的名字糾扯在一起，現在她們却沒沒無聞的住在威尼斯，靠很少的一點財產過日子；無人過訪，無從接近，佔着一所遺世而失修的舊府邸；這是我朋友對於她們大概的印象。她自己已經在威尼斯住了十五年，在那裏還做了很多善事；但她的施惠從不曾及於這兩個羞怯的，神祕的，多少

被認為簡直不值得敬重的美國人——一般人都覺得她們在長期的流寓中，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民族性，除了她們的姓還表明法國還有一點遠處的瓜葛——他們不求人家的眷顧，也不想受人家的關懷。在她住在威尼斯的頭幾年她曾經想法去看過她們，但結果她只見到那個「小的」，蒲萊斯太太就這樣叫那個淫女的；雖然事實上我後來看見她是兩人中身材較大的。一個。她聽說保代羅小姐病了，猜想她或者會感到缺少什麼，她就到她家裏去表示自願幫一點忙，因此要是有誰在受苦，尤其有什麼美國人在受苦呢，她在良心上也就不至於覺得過不去了。「小的」在那個陰冷昏暗的威尼斯式的大「沙拉」(salò)——這所房子的中廳，用大理石鋪地，看不清的橫梁蓋頂的——接見她，甚至沒有請她坐下。這真叫我洩氣，因為我總愛馬上就坐下，我也就馬上對蒲萊斯太太講了。然而她倒回答得十分奧妙：「傻，現在的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我從前去是施惠，你現在是去求惠。要是她們驕傲呢，你正好得其所哉了。」她願第一步就帶我去看她們的房子——用她的貢度拉(Gondola)划到那裏去。我表示我早就把那房子看過好幾次了；但我仍然答應了她，因為我很樂意在那附近閒蕩。到威尼斯的次日我就找到那兒去——我有一個在美國的朋友事前把她們存有阿思培信件的確實消息告訴了我，也就把這所房子形容給我聽了——我一邊用眼睛四下裏打量她，一邊心裏學劃我的大計。傑夫瑞·阿思培

從未住過那裏，我是知道的，但有些他的聲欸似乎就住在那裏，透露於一種曲曲折折的涵義和一種嬾嬾的餘韻。

蒲萊斯太太對於信件的事情一無所知，但對我的好奇極感興趣，一如她往常總是關懷朋友們的苦樂。然而當我們坐在她的貢度拉溜到了那裏的時候，蓋着親切的船篷，對着可以移動的窗口裏嵌着的兩岸上清朗的威尼斯畫景，我就看見我的熱心怎樣惹她歡喜，她覺得我對於那裏可能的戰利品所感到的關切正是偏狂的一個出色的例子。「人家一定會以爲你希望從那裏找到宇宙之謎的解答，」她說；而我爲了否認她的非難，僅僅回答說假如一定要我在那個可貴的解答和一束阿思培的信件之間挑一個呢，我實在知道哪一個會叫我更受實惠。她居然貶抑他的天才，而我也不要心思去替他辯護。一個人不會辯護他的神的；神自己就是一個辯護。此外，在他長期的稍稍讓名聲埋沒了以後，他今日高懸於我們文學的上空，爲世人所共見；他也是照我們走路的光。我頂多說他顯然不算是一個女人的詩人；對這點她回答得夠快，說他至少是保代羅小姐的詩人。我在英國的時候聽到了她還健在的奇聞；這好像人家告訴了我西童斯夫人(Mrs. Siddons)嘉洛林王后(Queen Caroline)以及有名的漢彌爾頓夫人(Lady Hamilton)還活着呢，因爲我覺得她應屬於早已死絕了的那一代。「那麼，她一定老的不得了——至少有一百歲，」

我會經這麼說過；可是一算年月，我才曉得她也不見得太超過了普通人的壽命。然而她總是早已上了年紀，而她與傑夫瑞·阿思培的關係是發生在她的少女時代。「那就是人家寬恕她的地方，」普萊斯太太帶一點蘇文弄墨的語氣說，但多少她有點像差於她講得那麼樣不合威尼斯的諷調。倒像一個女人因為愛上了一個了不得的詩人也用得着求人家的寬恕——他不僅是當時最出色的才子之一——在那時，在這個世紀的開初，誰也知道，這樣的人才是很多——他也是最可愛的，最漂亮的一流人。

這個姪女，照普萊斯太太說，還不算太老，猜想起來她不過是姪孫女而已。這倒也可能；因為我除去從我那位也崇拜詩人的英國同道約翰·康諾得到的極有限的消息之外什麼也不知道，而他本人也沒見過這兩位女人。如我所說，全世界都已經認識了傑夫瑞·阿思培，但還是康諾和我算最認識他了。現在無數人成羣結隊的去朝拜他的廟，但他和我覺得我們自己是廟裏的特任祭司。我想我們不致於估錯；我們紀念他比哪個人都費了更多力，而我們所作的就只是表揚他的一生。對我們他不用怕什麼，因為他對真實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們，離開當時這麼久遠了，就是志在把這些事實加以鑑定。他的早逝彷彿對他的聲譽是僅有的缺點，除非保代羅小姐手裏的那些信件能顛倒事實告訴我們別的缺點。一八二五年左右，大家有一種印象，覺得「他對她很愛」，正如，另外還有

過一個印象，覺得他「侍候了」（照一般倫敦人的說法）另外幾個女人，也是憑那種老練的手法。這些情形的每一種我和康諾都能考得出來，我們總是憑良心放過他的疏失。我批評他或者比我的朋友來得更寬大些，的確，無論如何我總覺得誰也不能在一定的境遇裏比他還老實。他的處境多半總是很困難，很危險。說句實話，當時的女人一半都纏到他頭上去，火熾起來——尤其是因為容易延燒而越發不可收拾——意外，有些是很嚴重的，就終未曾免了。在他現代的聲譽中，他不是一個女人的詩人，如我對蒲萊斯太太說過的；但當這個男人的聲音和他的歌混合不分的時候，情形就又不一样了。那個聲音無論怎麼說，也是我們所聽見的聲音中最動人的一個，「奧非斯與麥娜得們！」（註）自然是我初次翻閱他的信件的時候就是我預見在先的評語。幾乎每個麥娜得都是不可理喻的，很多是不可忍受的。我驚訝他竟如聾和聵，如此周到，假如我能設想我自己也處於他那種境地——其對付的妙法遠非我所能想像。

這當然是稀奇過了任何的神奇，我也不想多費時間去解釋！既然從一切其他的關係與其他方面去探究，我們就得應付幽靈與塵埃，那些空洞的回聲，而真正能給我們消息

（註）奧非斯（*Orpheus*）、希臘傳說中神奇樂師，為酒神的侍從女妖麥娜得們（*Maenads*）所

殺而死。麥娜得一名，普通即移用作「狂婦」。

的活源頭，一直停留到我們這時代的，却被我們忽視了。照我們所想，阿思培的時代人都已物故；我們沒能看見他的眼睛所注視過的任一雙眼睛，或者從他曾摸過的那一隻老人手裏覺得一點遞傳下來的撫摸。保代羅小姐真是所有逝去的人裏最先棄世的一個，然而現在只有她一個人還活着。有幾個月工夫我們費心推諉不能早一點找出她來的原因，後來我們解釋其主要原因是她太不露聲色了。大體說來，這可憐的女人自有其理由來這麼辦。但我們意想不到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屬於報紙和電話和攝影和訪問的時代——一個人能克已到這樣的地步。她也不會太為這一點操過多大心——不曾遠遠的躲到了一個人所未知的洞窟，居然大胆的在一個衆目睽睽的大城裏住下了。她能享受清靜的一個顯然的祕奧就是威尼斯包羅了那麼些還要稀奇的事物咧。而且偶然的意外也方便了她，例如蒲萊斯太太恰巧從來沒有和我提起過她的名字，儘管五年前我曾在威尼斯住了三星期——簡直像我就住在她眼前呢。其實我的朋友也不常跟誰提到她；好像她幾乎忘了她還健在。自然蒲萊斯太太缺少一個作編者的頭腦。可是這也不能解釋爲什麼這位老女人想法避免我們而說她住在海外，因爲我們曾一再的到法國，德國，意大利去尋訪——不僅憑通信，也憑個人的詢問——因爲阿思培在他在英國那一陣重要的居留以外，在這些國家裏也化了他極短的生涯中不少的歲月。我們至少很高興想到在我們所有宣揚他的

文學裏——現在我相信用人認為我們寫得太誇張了——關於保代羅小姐我們只順便提提而已，也說得非非常審慎。夠奇怪的，即使我們有了材料——我們時常猜想它們到底什麼樣子——這也是最難處理的一段插話。

首段拉停了，舊府邸就在面前；他正是威尼斯的那種房子，現在即在極端頹圯不堪中，還頂着那個高貴的名字。「多新舊！他又灰又粉！」我的同伴們驚歎着說，這就是對他的最能概括的描寫了。牠並不特別古老，只有二三百年的光景；看起來倒不像頹圯得怎樣，却像頹喪得很厲害，好像牠鋪過了牠的大場面。但牠寬敞的面部，有希臘石洋台從Piano Nobile——或最重要的一層——的這一端伸到那一端，修得夠講究的，再配上了各式各樣的方柱和拱門；那些空闊早已發出的灰泥在四月的傍晚變成了玫瑰色。牠俯視着一條澄清，陰鬱，簡直孤獨的運河，兩岸上都有條狹窄的窗臺，或行人便道。「我知道爲什麼這上邊沒有磚修的山牆，」蒲萊斯太太說，「但從前也從得這四角落的荷蘭風味重於意大利風味，像阿姆斯特丹的地方比像威尼斯的地方多。牠有一種奇怪的整潔；或者自有其理由；雖然可以步行去，但幾乎沒有想這麼走。它冷得非——從它是處在什麼地方上着想——就像清教徒做禮拜。或者人家都怕這兩位保代羅小姐吧。我敢說她們一定是有女惡之毒。」

我總忘記我怎麼答她的話了——我正在起兩種感想。第一假如這位老女人住在那麼大那麼森嚴的一所房子裏，她就不覺得有什麼困苦，因此偶而的機會不致引動她租出兩間房子給我。我把這層意思告訴了普萊斯太太，她直捷了當的回答了我。「如果她沒有住一所大房子，那從何談起她騰出房間來呢？如果她不是住得很寬敞，那你就沒有理由去接近她了。再者，這裏一所大房子，尤其是座落在這麼一個 quartier perdu (註一)的，簡直算不了什麼：牠和貧窮完全一致。一所失修的老 maison (註二)；要是你想找點麻煩去照顧照顧它們，一年工夫先合就可以租給你。至於住在裏面的人呢——不，不等到你在威尼斯的社會也撞得我那麼熱的時候，你不會知道他們家境的艱難。他們不算什麼過日子，因為他們沒什麼可以靠。另外轉出來的念頭是和一面高而空白的牆有關連的，因為這面牆好像在房子的一邊圍住了一大片地。我說它空白，但它却滿裝飾着些畫家所歡喜的補釘，些漆過而裂縫着紛紛的剝落，還有擠出來的磚頭因年久而變成淡紅色；同時幾顆細瘦的樹和一種圓圓的棚架的竿子聳在牆頭上。這個地方是一座花園，當然是跟房子連在一起的。所以我突然覺得花園和房子這麼一連可就給了我一個藉口了。

註一：法文「冷僻區」。

註二：意文「木料」。

我和蒲萊斯太太在我們的 *Yoko* (註一) 遮陰底下坐着，看這一切（上面寫上了一層威尼斯的金陽光），她問我願意就進去而讓她在外邊等呢，還是等一會再來。起初我不能決定——不用說我在這點上很不行。我還要接着想我也許會得到一塊立足地，但又怕不成，因為這麼一來，正如我跟蒲萊斯太太所說的，我就再沒有好法子下手了。「爲什麼再就沒有了呢？」她問我，當我坐在那裏猶疑不定儘是左思右想的時候；她也想知道，即使此刻在我還沒有煞費苦心去作一個房客以前——到底還會是怪不舒服的，就是作得成的話——爲什麼我就連直捷了當，送給她們一筆錢的辦法都沒有？那麼一來，我儘許就得到我所要的，省得夜夜睡不着了。

「好太太，」我叫了起來，「原諒我的話說得太唐突，就讓我提醒你該正是忘記了那個事實——我一定告訴過你的——因爲有那樣的事實我才來請教你的巧計。這位老女人不會像人家所說的那樣要保存她的遺物和紀念品；牠們是私人的，微妙的，切己的東西，而她又缺少這個時代人應有的觀念，上帝保佑她！如果我開頭就那麼聲張，那我準把這場戲弄糟了。我只肯攻其不備才能把東西奪到手，要鬆下她的防備，就不能不求情於外交手段。作假作僞，口是心非是我唯一的機會。這叫我很過意不去，但是爲了傑夫

註一：意文，實度拉的船輪。

瑞·阿思培，無論什麼卑下的行徑我都得做下來啊。我一定先眼她乾茶——然後再進行主要工作。」我把約翰·康諾寫信給她的結果統統告訴了她。第一封，完全沒有理；第二封，回得很苛刻；一共六行，是她姪女寫的，「奉保代羅小姐命，代為聲明，渠實不知門下何所為而自擾擾人。阿思培先生『遺稿』，舍間無所有，卽有，憑任何理由，亦不作示人之想。渠實難想像所談何來，祈即適可而止，勿勞垂注。」我可真不願意她也這樣對付我。

「好吧，」蒲萊斯太太過了半會兒，完全是撩撥的意思，「或許她們真是什麼也沒有。如果她們斷然否認，你怎麼能確定她們有呢？」

「約翰·康諾非常有把握，但這裏在費時間才告訴你他的深信，或是他非常靠得住的假設——力足以推翻那位老女人不算不自然的那點證據——何所據而云然。此外他很注意姪女信裏的內在的證據。」

「內在的證據？」

「她之稱他爲『阿思培先生』。」

「我倒看不出這證明了什麼。」

「這證明了過從甚密，而過從甚密就隱示她定有紀念物，物。我不能告訴你那個

「先生」怎樣感動了我——他怎樣給時海架了橋，帶我們的英雄接近了我——也不能告訴他使我要看玖莉安娜的熱望變得怎樣迫切。你總不會說「沙士比亞先生」。」

「要是我有一箱子他的信件，我就說嗎？」

「還不說，如果他你的情人又有人要它們！」我又告訴她約翰·康諾那麽樣深信不疑，尤其是因為保代羅小姐信上的口氣，他本想親自到威尼斯去處理，要不是礙於他，如果想博得她們一點點的信賴，必須得證明他和一個給她們寫信的人不是一個人，而這兩位老女人還是會懷疑到這一層，儘管他改頭換面，埋名更姓。如果她們乾脆問他不曾是那個碰過釘子的寫信人吧，他一定尷尬得無法招謊了；而我却幸虧不像他那樣受束縛。我是一個新手——不用撒謊我也能說話。」

「可是你還得用假名字，」蒲萊斯太太說，「玖莉安娜雖然儘可能與世隔離，她仍然也許會聽說過阿思培遺作的編集人。她或許就有你出版了的東西。」

「我倒想過這一點，」我回答，我從手冊裏抽出一張名片，上面整齊精緻的印着還得很好的 *Nom de guerre* (註一)。

「你太過份了——這越發增加了你的罪愆。你本該用鉛筆或者鋼筆寫上就行了，」

註一：法文，假名。

我的同伴說。

「這樣看起來更道理。」

「你真有胆子好奇，可是將來對你的信件就很不便了；你用了假名；你就收不到信了。」

「我存款的銀行裏會替我收下，每天我可以到那裏去取。這樣我還可以稍微散散步。」

「你專靠這些就行了？」蒲萊斯太太問了。「你難道就不來找我了嗎？」

「噢，在事情有什麼結果之前，恐怕你早就離開威尼斯去避暑了，我倒預備在熱裏蒸牠一整個夏天——就如同烤過一個長時期的麥世，你也許會說吧！同時約翰·康諾會逆珠砲似的給我寄信，寫我的假名字，以備由 *Padrona*（註一）轉交我。」

「她也會認出他的手筆，」我的朋友提醒我。

「在信封上他可以裝裝假。」

「好啦，你們倆真是難得的一對！不知你想到沒有，就是你可以說不是康諾本人，她們還會疑心你是他的密探？」

註一：意文，女房東。

人
「不錯，但我看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

「那又是什麼呢？」

我遲疑了一下。「和她姪女講戀愛。」

「啊」我的朋友叫出來了，「等到你見了她再說吧！」

第二章

「我一定收拾這座花園——我一定收拾這座花園，」五分鐘後我對自己說，當時我正在樓上陰長的沙拉裏等着，從一扇關着的百葉窗的一道縫裏看見了沒有裝點的石灰地在那兒隱隱發光。這地方十分動人，但顯得多少有點冷清，拘板。蒲萊斯太太把船划走了，和我約定半小時後在附近一處有水梯的地方再見；拉過生鏽的鑿鈴線以後，一個紅髮白臉的小丫頭帶我進去。她很年輕，也不醜，穿着一雙滴搭作喬的木跟鞋，把披肩用做了頭巾。她覺得在上面把通常裝置好的滑輪拉得吱吱響的開了門這不行，雖然她先就從上窗往下看了我，慎重的呼開了漆着為誰，——照意大利迎接客人以前例行的規矩。我平時討厭這種中古風氣的遺留，雖然作為那麼癡心，但是而還是那麼專門的古玩家，我想我應當喜歡的；但是決定了只求一開頭做傳和講可親，不惜作任何代價，我就從口袋裏拿出那個假名片，笑嘻嘻的拿起來給她看，彷彿她是一個通神的符號。她果然有靈驗，因為它如我所說的叫它順順當當的一直跑下樓來了。我求她把名片交給她的女主人，上面早已用意大利文寫好了這些字：「美籍先生旅行至此，能賜一見否？」這個小姑娘

並無敵意——就是這一點我也認爲也許算得是我的小小的收穫。她臉紅了，微笑了，看樣子又驚又喜。我看得出我的蒞臨是一件大事，過訪這樣一所房子的人很少，她許了一個愛熱鬧的人。當她把我身後的那扇重門帶上去的時候，我覺得我站在這座衙門了，就希望永久牢牢的站在這裏。她溢滿恭敬的穿過樓下潮濕的大石廳，不待邀請就自己上了高樓梯——好像是石氣更足了。我猜她的意思是叫我在樓下等她，我可沒這個意思，於是我就在沙拉裏住了腳。她從沙拉的末端，一下子溜進了穿不通的區域，我四下裏打量着，心裏直跳，就像我在牙醫的會客室裏一邊心跳一邊等。這地方有一種沈沈的莊嚴，但他能有這個特色幾乎完全是由於他高貴的外形，他那些修得極精巧的長門，和那些大建築正面的長門一樣高，通到各別的房間去，在大廳兩邊每隔一段來一個，這些門楣上畫着舊得褪了色的花圈，門與門之間的牆上到處掛着褐色的圖畫。草草看來，顯得極壞，而剝落了黑了的櫃子，倒這比油畫本身更顯得順眼。除去幾張背對牆的草座椅子之外，寬闊而晦暗的開間裏就看不見有別的什麼東西引人入勝了。顯然除去當過道用之外，人家就從未用過他，甚至當過道用的時候也很少。我可以補充說等到女僕躲進去的那扇門又開了的時候，我的眼睛已經習慣於這裏的陰暗了。

然而我當時的暗自驚歎不是說我必定要親自栽培窗下亂離色圍成的那塊地，不過在

硬腳發光的地板上遠遠向我走來的。那位小姐一定會那麼猜想，憑我那副樣子，當時我一邊急忙上前去迎她，一邊留心說意大利話：「那座花園，那座花園——請告訴我那可是你老人家的！」

她突然站住，驚奇的看着我；然後：「這裏什麼也不是我的，」她用英語回答得又冷淡又感傷。

「啊，你是英國人；多叫我高興！」我叫得這麼機靈。「但是這座花園一定屬於這所房子的。」

「不錯，但這所房子可不屬於我。」她是一個高，瘦，蒼白的女人，大概是穿了一件深色的浴衣吧，她的話說得很簡單，很溫和。她沒讓我坐下，並不比幾年前——如果她就是那個姪女的話——並不比她對待蒲萊斯太太好了什麼，我們就面對面的站在氣派闊綽的空廳裏。

「那麼，請問我該對誰說呢？我怕你一定以為我非常莽撞，不過你知道我必須有一座花園——我實在少不了！」

她的臉顯得並不年輕，可是很舒展，不新鮮，可是還清楚。她生得有兩隻大眼睛，不大亮。一頭的好頭髮，沒有梳理；兩隻長長的纖手，可能是並不乾淨。她把兩隻手幾

手像抽筋似的合起來，臉蛋又猙獰又驚愕的，她說出來：「噢，不要把它佔去；我們自己喜歡它！」

「那麼你們用得着它？」

「噢，不錯，要不是爲了這——！」於是她慘然漠然的微笑了一下。

「這可不是一種最舒服的享受嗎，真的？所以難怪啊，因爲想在威尼斯住幾個星期，或者一整個夏天說不定，做些文字工作，念點東西，寫點東西，我必須安靜，而假如我可能，又需要在露天多走動走動——難怪我覺得一座花園實在是少不得的。請你們自己的經驗來說話吧，」我繼續說，微笑得敢多親切就多親切。「現在我可以看一看你的花園嗎？」

「我不知道，我不懂，」這位可憐的女人喃喃的說，盤在那裏，就讓她軟弱的驚訝——也無能爲力的，俟我想——來應付我的奇怪。

「我的意思是只從窗子裏隨便瞧一個——你們這兒有那麼多大窗戶呢——只要你許我打開百葉窗。」於是我向房後走去。走到半路我停下來等着，好像相信她會陪我來似的。我不得不十分唐突，但同時我又盡力使她覺得我非常有禮貌。「這個地方所有帶傢具的房子我都看過，但是要找一所帶花園的似乎不可能。自然像威尼斯這樣地方，花園

是很少見的。這一種挑剔，在一個男人，你儘可以說荒謬絕倫，但是沒有花我實在活不下去。」

「那底下說不上有什麼花，」她向我挨近了一步，彷彿，雖然她並不信任我，我有一條看不見的繩子拉了她。我再往前走，她一面跟着我一面繼續說：「我們的花是有一點，可全是普普通通。培植牠們可太費錢了，得有一個男人才行。」

「爲什麼我不能就做這個人呢？」我問。「我情願白作工，不要工錢；或者我不如找一個園丁進來。那你就會有威尼斯最可愛的花了。」

她表示異議，可是用的那種微顫的聲音，儘餘同時也就是對我隨便出主意的一種真正的流露。然後她喘着說：「我們不知道你——我們不知道你。」

「你們知道我跟我知道你們一樣多；不如說知道的更多，因爲你們知道了我的名字。假如你是英國人，我也差不多和你是一國人了。」

「我不是英國人，」我的同伴說，注視我而實際上——任我擺佈，隨我從又寬又高的一個上框推開了百葉窗。

「你的英語說得那麼漂亮；我可以問你是什麼人嗎？」從上面看這座花園實在顯得整齊，但是我一眼就看出他卻還大有作爲。她沒有聲答，她是那模樣茫然若失，溫文得

不知所對，於是我就默了：「你不想說你恰巧也 美國人嗎？」

「我不知道。我們過去是。」

「過去是？你們當然沒有改了國籍吧？」

「那是多年以前了。我們現在似乎什麼也不是了。」

「多年來你們都住在這兒？噢，這我倒不以爲奇；這是一所頂闊的老房子，我猜你們都用這座花園的。」我接着說，「可是我担保我絕不會妨礙你們。我一定很安靜，我一定安安靜靜的待在一個角落裏。」

「我們都用牠？」她含糊糊糊的重複我的話，並不走近窗口，只是看着我的鞋；她好像覺得我能把她丟出去似的。

「我說的是你們一家人——儘你們有多少人。」

「除去我另外只有一個人。她很老。她從來不下樓。」

我又覺得很興奮，由於這麼切近的指出了玖利安娜；雖然如此，我還保持冷靜。「另外只有一個人在這整所房子裏！」我舉着不止驚訝而且簡直是震駭了。「那麼你們一定會有空房子騰出來！」

19
「她重讀了一遍——幾乎像因爲她說出來的那些字能給她一種開心的，

不常感到的快感。

「你們（兩個安靜的女人——我看你們很安靜，無論如何）當然並不住五十間房子啊！」希望和高興一湧而至，我就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你們不可以多要些房錢租給我兩三間嗎？那我就有着落了。」

現在這樣我已經送出了能傳達我衷心的聲氣，如今我也不必再從頭至尾複述我怎麼彈那支調子。臨了我叫我的東道相信我不是一個居心不良的人，雖然我不用說一點也不想法叫她相信我不是怪人。我又重說了一遍，我要研究點東西；我得安靜；我喜歡一座花園而在城裏逼尋都不見一座；我包管在下月底以前這所可愛的老房子裏塞滿了花。我如今想我是全仗着花我把交涉辦妥了，因為後來我知道了蒂娜小姐——原來這個高而戰兢兢的老閨女多少顯得不相稱的叫這麼一個名字——非常貪愛花卉。我說我的交涉辦妥了，在我的意思是說在我臨走之前，她已經答應把問題轉呈給她姑姑核辦。我引逗她告訴我她姑姑可是誰呢，她回答「怎麼，保代羅小姐！」帶着一副驚訝的神氣，彷彿她猜我準會知道似的。後來我才注意到蒂娜小姐本身有很多這樣的矛盾，反倒自自然然把她弄得挺莫明其妙得可愛，挺有意思。兩位小姐處心積慮，生活得讓外邊人無從談她們，聽她們，然而她們從未完全承認讓外邊人會沒有聽說她們。至少在蒂娜小姐，樂意

和世人接觸的心理還沒有消盡，假如我搬到這所房子來住呢，那就會有一點有限度的往來了。

「這樣的事情我們可從沒作過；我們從沒留過房客或者任何種同住的。」大致如此她認為必須對我聲明。「我們很窮，我們過得非常艱難——幾乎一無可靠。那幾間房子都很簡陋——你也許可以得到的那幾間；那裏邊什麼也沒有。我不知道你將來怎麼睡，怎麼吃。」

「只要你答應我，我可以毫不費事的搬進一張床，幾張桌子，幾把椅子。」(Clear La moindre des choses)。(註1)不過一兩個鐘頭的事情。我認識那麼一兩個人，我只消出一點點錢就可以向他們租我急需的東西，我要用的；我的船夫會用他的賈度拉把東西運過來。自然，在這麼一所大房子裏你應當再有一個廚房才好，我的僕人是個了不得的巧手——這個人是臨時才想起來的——「很容易給我在那裏煎個把肉排。我的口味和習慣都是最簡單不過的；我只靠花過日子！」然後我大胆的補充說，如果她們很窮，她們就是更有理由把房子租給人了。她們才是最不會打算盤了——我從未聽說過像她們這樣的白浪費材料。

「一下我就看出這位好小姐從沒有遇見過誰跟她這樣子說話的——談話裏帶堅定，也並未要開同情，而實在這基於同情呢。她很容易會對我說我的同情來得太無禮了，但虧得她沒有想到。臨走我們說好她把問題交給她姑姑核辦，我次日再來聽她回的話。」

「她姑姑不會答應的；她會覺得這一番經過非 *de bono* (註一) 事。不久蒲萊斯太太就這麼斷定，那時我又坐在她的實都拉裏了，當初非意是逼着我出的但現在——女人都這麼靠不住——她似乎灰心了。她的悲觀激動了我，我確信我這才有希望；我甚至防起口來，說對於勝利有個含糊的預感。一聽這話蒲萊斯太太現出茶——噢，我知道你腦子裏裝着什麼！你是幻想你在五分鐘內還成了那樣個印象，是叫她望眼欲穿的等着你，而且靠得住能動動了那個老的。如果你真打了進去，你才算得了第二次勝利。」

我倒真把這一場算做了一次勝利，但是僅對於那個詮釋者——在如上分析的時候——而不是對於那個人，他可從沒有博得女人歡心的傳統。當我次日再去的時候，那個小丫頭領我——直穿過長沙拉——它像原先一樣的開敞得很深，可比原先亮一點了。我覺着一個好弗——進了裏面，我上次來訪的時候，接待我的人所從而出來的那個房間——是一間寬大的做客廳，頂上有很好的畫花向天花板，下面有一個怪人獨自坐在一個窗

註一：法文，形意可疑。

口；這一切重新到我心上來了，還帶了當時引起的心跳，這些一連串的情形，它們標明了我意識到，當我身後的門關上的時候，我正和阿思培那些最精緻，最出名的情詩裏的玖莉安娜面對面了。我後來才看慣了她，雖然永久不能完完全全的；但當她在那兒坐在我前面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快到好像死人復活的奇蹟叫我見識到了。她的風度好像多少包含着，表現着他自己的風度，在我初見她的那一會工夫，我覺得離他更進了一步，無論是我以前或是以後比。不錯，我還能照原來的次序，記得我一重重的感情，甚至於還沒有漏了我一看見姪女不在那兒所起的那一點奇怪的心願。前一天我和那個姪女已經相當的熟了，但是我簡直沒有了膽量——雖然我先前那麼樣渴求這一遭——一個人留下來單獨和可怕如這位姑姑的這麼一個古董在一起。她太奇怪，太像死了又活的人了。接着又來了一個頓挫，我才認清了我們不是真正的面對面，因為一個駭人的綠罩遮了她的眼睛，幾乎當作了她的假面具。我當時就明白了她是特意帶上那個罩子，因此她可以從那下面把我打量個夠而免得她自己叫我看見。同時她使我們疑心也許有一個嚇人的死人頭藏在牠的後面。這位非凡的玖莉安娜活像一個貓笑着的骷髏——這樣一個幻像停駐在那裏，一直到最後自行消失。然後我又想她真是老的不得了——老得隨便哪一分鐘都可以死，等不得時間容我達到我的目的。再一想把剛才的那一點又修正了過來；把情勢

照出了一線光明。她也許下星期就死，她也許明天就死——那麼我就可以撲到她的東西
去，湖池的那些抽屜。同時她坐在那裏也不動，也不說話。她很小很齋，向前弓着身
子，兩手放在衣褶裏。她穿着黑衣服，頭上包着一塊黑色舊花紗，不露出一點頭髮。

我的感情使得我沉默；她倒先開口，而她所說的話實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第三章

「我們的房子離市中心很遠，可是這條小運河倒非常 *comme il faut* (註)。」

「這是威尼斯最美的一角，我想不出有什麼東西更可愛了，」我急忙回答。老女人的聲音非常細弱，但帶着一種好聽而又有涵養的顫動；我不由不納罕而想起了這個特別的語調從前就讓阿思培聽慣了吧。

「請就坐在那裏吧。我很聽得見。」她平靜的說，顯得我簡直是對她直曬似的；而她所指的那把椅子離開我相當遠。我就坐在那裏了，鄭重的對她聲明我非常明白自己的冒昧，也沒有經正式的介紹，所以只好求她原諒。或者另外那一位小姐，就是我昨天幸而得見的，把我們對於花園的交涉已經講給他聽了。正就是這一點鼓勵我走了這樣不合常規的一着。我一看就看上了這整個地方——她自己也許對它太熟了，所以不知道它會叫一個生人發生什麼樣的印象——我覺得它實在值得叫我去冒一點險。承她接見可是就表示我沒有完全估計錯嗎？能這麼想我可就快樂極了。我對她担保我是一個最好矩最安

註：法文，得體。

分守己的人，作爲這個府邸裏的所謂同住的房客，她們會簡直不察覺有我這個人在。我願意遵守一切章程，規矩，只要她們讓我享受花園。而且我樂意找很多保人，很多證人，他們都算頂可靠的，無論在威尼斯，在美國還是在美國。

她不聲不響的聽着我，我覺得她非常銳敏的打量着我，雖則我只能看見她蒼白而乾燥的下半個面孔。不管老年給它的提煉作用，她的臉還帶有一種秀麗，過去一定有一度很不得了。她從前很美，她有過一種驚人的皮色。我說完了話以後，她沉默了一會；然後她開口說：「如果你那麼喜歡花園，你爲什麼不到 *Santa Fina* (註) 去呢，那兒不是有不少的花園都比這座強得多？」

「哦，難得在配搭得好！」我笑着回答；於是靈機一動，我就說：「我想要一座花園在海中央。」

「這一座可不在海中央；你甚而看不見水。」

我楞了一會，疑心她證明我欺詐有據。「看不見水？爲什麼？小姐，我可能夠坐船來直坐到你家的大門口呢。」

她似乎前後不符，因爲她含糊糊糊的回答說：「是呀，如果你有一隻船。我倒沒有；

註：意文，乾地。

我多少年來也沒有坐過一隻黃皮拉了。」她把這些話說得好像牠們設計了她只有從傳說知道的一條遙遠的怪船。

「我担保你，我非常樂意讓我的錯供你使喚！」我回答。然而我剛剛說完了這句話，就嫌它不大得體，也許會害得我顯得太着急了，太像包藏了一個秘密的動機。但是老女人仍然不動聲色，她的態度真叫我發悶，因為我想她看我比我看她還要清楚些。她沒說謝謝我有點過火的殷勤，只說昨天我看見的那位小姐是她的姪女；她馬上就會來。她特意叫她躲了一會——她自有種種理由要獨自先見我。她又恢復了沉默，我呢，反覆的提摩着這些她不說明的理由和以後還會來什麼樣的問題；也想着我能不能大胆用些合適的字眼把她的姪女誇獎一番。我竟至於對她說了我很高興能再見一見那個沒出來的朋友：她昨天居然能那麼容忍我，儘管她該覺得我多麼怪——這篇話引出保代羅小姐又一驚怪論。

「她很懂規矩，我親自把她教養大的！」我剛要說怪不得她姪女會那麼落落大方呢，但我又及時止住了自己，接着老小姐就說：「不管你是誰——我也不想知道；這個年頭兒這種短長都不關什麼事了。」這完全像打發人的一套話，彷彿她底下的話就是我該滾了，既然她已經當面欣賞夠了這麼一個莽漢子。因此我更覺得驚訝了，一聽到她用了那

稱又溫柔又值得尊敬的韻詞而補充說：「隨便你租多少間都行——要是你能多給房錢。」

我雖然只猶疑了一會，但也能猜出她之提出這個條件的特別用意在那兒了。我先想她心裏一定算定了一筆大數目；然後我又馬上判定她所想的那個數目也許跟我心裏的數目不相符。我的願慮，我想，還不至於明顯得減弱了我答話的爽快：「我極願意出，自然是先付，隨您看要多少才合適。」

「好吧，那麼一個月一千法郎，」她立刻說，同時那個擋駕的綠罩仍然遮了她的表情。

這個價錢，真可說嚇人，我的算盤沒打好。他所要的那個數目，照威尼斯的房價說，大得出了格；那裏，在僻靜的角落，有很多舊府邸，出這樣的價錢我就能整所的租上一年。但是就我力量所能辦到的，我也預備化錢，於是我立刻拿定了主意。我一定笑嘻嘻就她要多少出多少，但是那樣一來，作為補償。我一定得不費分文就把「勝利品」拿到手。況且，即使她要到我五倍這樣的價錢，我也得硬起頭皮而承應下來，弄到跟阿思培的玖莉安娜磨價錢的地步，在我看來多麼殺風景。跟她發生了什麼銀錢的交涉就根本夠不像話了。我對她確說她所想的正合我的意思，並且明天我就奉上三個月的租金。她聽了我的話顯然很滿意，也不露出一點她認為究竟該說一句我先去看看房間的意思。她沒有

這麼想，也的確，她的心平氣和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們的小協定剛剛訂好門就開了，那個年輕點的女人就出現在門檻那兒。一看見她姪女，保代羅小姐差不多快樂的叫了出來：「他要給三千——明天就給三千！」

蒂娜小姐站着不動，她慢慢的望望我又望望她；然後她有點喘不出氣來的說：「你是說法郎嗎？」

「你說的是法郎還是美元？」老女人就問我。

「我想剛才您說的是法郎，」我堅定的笑笑。

「那很好，」蒂娜小姐說，好像她覺得她的問題會顯得多麼像做圈套。

「你知道什麼？你簡直不懂，」保代羅小姐說，並不苛刻，只是溫柔而冷靜得出奇。

「對，不懂銀錢出入——對於銀錢出入我真是不懂！」蒂娜小姐急忙承認。

「您一定有您自己的好學識，」我擅自溫和的插一句。我們談到這種樣子，爭辯起了法郎和美元，多少有點叫我感到痛苦。

「她年輕的時候，受了很好的教育。我自己操了心的，」保代羅小姐說。然後又補充一句：「可是以後她就再沒有學到什麼了。」

「我可繼跟你在一塊呢，」蒂娜小姐輕輕的還了一句，也定然無意要說得警關。

「不錯，要不是——」她姑姑說得更帶了一點刺。顯然她是說要不是如此，她姓女根本就不會有什麼長進；然而蒂娜小姐並沒有抓住這句話的含義，雖然聽到人家把她的歷史洩露給一個生人聽的時候，不至臉紅了。保代羅小姐接着對我說「你明天什麼時候帶錢來？」

「越早越好。假定你方便我就中午來吧。」

「我總在這兒，可是我自己也定得有時間，」老女人說，宛然人家可不能隨便找她。

「你是說你定了會客時間嗎？」

「我從不見客。不過我可以在中午接見你，要是你到時候帶錢來。」

「很好，我準時來就是了，」於是我又補充了一句：「房約定好了，我准和你握一握手嗎？」我想該講點儀式才對；這樣我就更覺得自在些，因為我確信此外也別無他法。並且，即使保代羅小姐現在談不上有什麼動人之處，而在她垂垂老去，風韻全消的情景中，還有點什麼使人不敢接近她，我覺得有股子抵擋不住的勁兒要我把傑夫瑞·阿思培捏過的手放在我的手裏握一會。

一時她什麼也不說，我看出來，她不贊成我的提議。她並沒有如我所預期的要退出

去的樣子；她只冷冷的說：「我是上代人了，向來不慣於這種習慣。」

我覺得簡直是碰了釘子。於是和顏悅色的對蒂娜小姐說：「哦，你也一樣的要得！我和她握了手，而她有點慌張的贊同說：「是，是，表示事情完全定了！」

「你能帶金幣來嗎？」保代羅小姐問我，當我正轉向門口去的時候。

我望了她一會。「難道你一點也不怕在這所房子裏闖這麼一筆錢？」我並不是煩惡她貪財而是真覺得她們太沒有方法看管這麼一筆錢財了。

「我還怕誰呢，如果我不怕你？」他帶着一副瀟灑了的兇相問我。

「啊，好吧，」我笑了，「我實際上倒會作你們的保護人哩，如果你要金幣，我一定就帶金幣來。」

「謝謝，」老女人莊嚴的說，一邊點點頭，明明是讓我走的意思。我從房間裏走出來，心裏說回頭可真不容易擺佈她啊。當我又站在沙拉裏的時候，我看見蒂娜小姐跟着我，我猜許是她姑姑忘記叫我去看一看我的住處而她特地來補這個疏失吧。但她沒有那麼表示；她只站在那兒呆呆的，雖然不是惛洋洋的，微笑着，還帶着年輕人的那副又逍遙又嬌弱的神態，和她本人的衰弱這回事一比幾乎不相稱得可笑。她不像她姑姑那樣的衰弱，但令我覺得她更是十足的無用，因為她的無能是內在的，而在保代羅小姐就不同

了。我等看看她會不會自動帶我去看另外那些間房子，但我沒有馬上就說出來，既然從這時起我的計劃就是儘量化我的時間去跟她周旋。着實過了一分鐘，我才開了言。

「我的運氣好過了我所希望的。多麼她接見了我。或許你替我說了好話吧。」

「那是因為她打了錢的主意，」蒂娜小姐說。

「你早就提到這一層？」

「我告訴她你或者能多給錢。」

「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我告訴她我以為你很闊。」

「爲什麼你有這個印象呢？」

「我不知道；看你談話的樣子。」

「啊天，我現在一定得變個樣子談話了，」我回答。「說起來很對不起，事實上我並不闊。」

「喔，」蒂娜小姐說：「我想住威尼斯的一般 Foresteri（註）常常出高價錢買些其實算不了什麼的東西。」好像她說這句話有意來安慰我，想提醒我，如果我作了冤火

註：意文，外國人。

頭也不算出奇得可笑。我們沿着沙拉走，我一邊打量這個地方的宏大，一邊說我恐怕這裏不能算在我的 *quartiere* (註) 之內。我的房間正好也就是門朝着這裏開的屋子嗎？「不是的，如果你上樓，——到第二層，」她回答，好像她有點認爲我當然曉得我自己住的地方。

「我想那兒正是你姑姑要我住的地方。」

「她說你住的那一邊應當隔得界限分明。」

「那當然是再好沒有了。」於是我恭恭敬敬聽她告訴我說在樓上我要哪些房間都行；說另外還有一條樓梯，只是從我們站着的這一層起，並且無論經過樓梯下到花園的平地去或者上到我房間去，我必須經過這個大廳。這一點可算得是極大的收穫；我預見了這一點會便利了我和這兩個女人的連絡。我問蒂娜小姐我怎樣想法上樓呢，她帶着她的態度上總顯出來的親切的羞怯而回答說：

「你或者上不去。我看不行——除非我跟你去。」她顯然先沒有想到這一層。

我們到了上面那一層，看了一長串的空房間，其中最好的俯瞰着花園；另外有幾間從對面的粗瓦蓋的屋頂上可以望見那一片藍色的鹹水湖。這些房間都積滿了塵土，而

註：意文，住處。

且實在有點不像樣兒，因為常久不收拾了；但是我看出只須化幾百法郎我就可以把三四間修得很可以住了。我的實驗弄得太貴了，不過現在既然差不多已經佔有了我也就不再把這一點放在我的心上。我和他提起有幾件傢具我要放進去，她答得反而比平時更快，說隨我怎麼辦都可以；她似乎願意我知道這兩位保代羅小姐只有暗地才關心我的一切進行。起初我還猜是她姑姑教她打這價腔罷呢，但是，現在我也可以說，後來我才能（我相信）把她自己負責任的話和她姑姑的原她說的話完全辨別得清楚。她不注意房間裏經久不打掃的樣子，也不辯白也不道歉；我對自己說這正表示玖莉安娜和她的姪女——多掃興的想頭——都不是愛整潔的人，採用了意大利的馬虎的標準；但後來我認出了一個硬搬進來住的房客是沒有 *Louis standi* (註) 去批評什麼。我們從許多窗口看外邊的東西，因為屋子裏沒有什麼東西可看；我還捨不得走。我問她前面那幾樣東西都是什麼，但是似乎一樣她也不知道。顯然她對這片景色很不熟——好像多少年來她都沒有看牠一眼——我馬上就看出她另有心事，使她無法假裝也在注意它。突然間她說——想不到她說這句話：

「我不知道這對你有什麼兩樣，不過錢是歸我的。」

註：拉丁文，干涉權。

「錢——？」

「就是你預備帶來的那一筆。」

「怎麼，你真害我願意在這兒住上兩三年了！」我說得盡可能的仁慈，雖然一想到這兩個跟傑夫瑞·阿思培那麼有關係的女人竟這樣老絮煩錢的問題，我開始頭痛起來了。

「那對我非常好，」她回答得簡直很高興。

「你真叫我羨無可道了！」

看起來好像她沒聽懂我的意思，只接着說：「她願意我多有點錢。她以為她快死了。」

「啊，我希望不就在眼前！」我真誠意的叫出來。我原先充份考慮過，在她覺得死就要臨頭的日子，她可能毀了她的文件。我相信直到那個時候她還是不肯把文件放手的，我也相信她每晚把阿思培的信扎讀一遍，或者至少把他們貼到她乾枯的唇上。我真不惜出極大的代價，求一飽眼福，見一見這種儀式呢。我問蒂娜小姐是否她那位高齡的姑姑身體很壞，她回答說她只不過是非常疲倦罷了——她活得那麼久了。她自己說，她想死一死變化變化。況且她所有的朋友都死了很多年了；不是他們應當留下就是她該去了。她姑姑又常說她沒有斷念——就是，斷念到安於人世。

「可是人在想死的時候不就會死，是嗎？」蒂娜小姐問了。我冒昧的問一句假如她

們真有錢足夠維持她們兩個人的生活，爲什麼一旦剩下她一個人過日子，就不見得富裕呢。她把這個難題想了一會，於是說：「哦，你知道，她現在照管我。她想一讓我自己過日子，我就是個大傻瓜，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我倒以爲是你照管的她呢。恐怕她很驕傲吧。」

「怎麼，你早就看出來了？」蒂娜小姐叫了出來，微微露出了一點驚喜。

「我跟她在那裏關了很久，她叫我驚奇，我覺得她非常有意思。沒有多久我就看出來了。我在這裏，她不會對我多說什麼話。」

「不錯，我想她不會，」我的同伴加以肯定。

「你想她對我有什麼懷疑嗎？」

蒂娜小姐誠實的眼光沒有表示我道着了。「我倒不這麼想——究竟那麼容易就讓你進來了。」

「你說容易？她已經扼了險，」我說。「可是一個人哪兒有什麼可以佔她便宜的地方呢？」

「就是我知道，我也不該告訴你，我應該嗎？」於是蒂娜小姐補充了一句，也不等我回答，笑得很愁慘：「你以爲我們有什麼弱點嗎？」

「這正是我要問的呢。你只需提一提，就好讓我尊重牠們到無微不至。」於是她望着我，樣子生怯而又直率，甚至帶着滿足了的好奇心，一如她第一次見我的情形；然後她說：「沒有什麼可告訴你的。我們平靜的不得了。我不知道日子怎麼過去的。我們並沒有什麼生活。」

「我希望我能稍稍給你們帶來一點兒。」

「哦，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她又說。「沒有事。」

我有很多事情想問她；她們究竟怎麼過日子；有沒有什麼朋友，客人或者什麼親戚住在美國和別的國家。但是我認為這麼尋根究底，未免太早；我得留待來日的機會。「你可不要自大驕傲啊，」我只限於如此說，「不要什麼都瞞我。」

「哦，我要陪我姑姑去了，」她說，也不看看我。就在這時候，突然，連再見都沒有說，她就走開了，不見了。讓我自個兒下樓。我又待了一會，繞着這所老房子裏的明亮的荒原——陽光正瀉進來——走來走去，當場把形勢想一遍。就連那個穿了木跟鞋滴搭滴搭走路的小「塞爾娃」（SERVA）（註），也沒有來看顧一下，我想這種招待總是表示她們信任我。

註：意文，丫頭。

第四章

也許是的，可是還是一樣，六個禮拜以後，快到七月中了，蒲萊斯太太又要作她一年一度的喬遷了，我還沒有得到顯著的進展。我不得不對她承認我並沒有什麼結果可言。第一步想不到那麼快就辦妥了，可是第二步沒有隨着就來的意思。我實在遠遠哉遙遙，談不上能和我的兩個女房東吃茶——對這種特權，如我跟我的好朋友提過的，我們倆原先都做過好夢。她怪我沒胆量，我說就是胆大也得有個機會才行呀。你儘可以從牆窟窿裏鑽進去，但是你可不能硬推倒一梁死牆。她回答說我早已弄出的窟窿大得好過千軍萬馬了，而且說我儘白白浪費寶貴的時間，像一隻小狗在她的沙拉裏亂號，其實我倒該放出手到沙場上廝殺呢。我的確常去看她——全本着一個主意，認為這樣能得點安慰，（我坦白的表示我洩氣了）稍稍寬解我在自己的住處那裏所遭到的失意。但是我開始覺得老叫她取笑我猶疑不定，並不能安慰我；尤其是因為我實在十分警覺；我倒高與我這個愛譏笑人的朋友鎖了房子去避暑了。她原先希望從我和兩位僕代羅小姐這場交際戲裏找些笑料樂一樂，現在她失望了，因為這場戲並沒有演出來。她們會

一步步把你毀了，」她說，在她離開威尼斯以前。「她們會把你的錢統統拿走也不叫你看見一片紙屑。」我想她走後我倒更一心一意的安排我的事情了。

事實上直到那個時候，我和兩個怪房東連一面也沒見過，除去僅有過短短的那麼一次。這一次就是我如約把嚇人的三千法郎帶來的那一次。那時我看見蒂娜小姐在大廳裏等着我，她把錢一下子就從我手裏拿走了，叫我沒法子見一見她的姑姑。老小姐本來答應見我的，而她顯然又想失了信也不算什麼。錢裝在一個相當大的臆羚皮袋子裏，（這個袋子是我存款的這個銀行給我的，）重得蒂娜小姐好不容易才接了過去。她處置得非常嚴肅，雖然我想法拿這回事開個小玩笑。她沒有用滑稽的口吻，而是明白得近於坦白的問我，兩隻手裏一頓錢：「你不以為太多了嗎？」我回答說那就要看我能換得多少快樂了。於是她馬上跟她前一天一樣的就轉過身去，嘴裏念念道道的用了他從來也沒有用過的一種語調：「嗯，快樂，快樂——這所房子裏可沒有快樂！」

此後我就好久沒見她了，我覺得奇怪，我們日常共處的機會並沒有幫助我們見一面。明明是她竭力想法避免了這些機會，此外這所房子大得我們誰也碰不見誰。當我穿過沙拉來來往往的時候，我總希望看見她，但結果連一瞥她的衣袋角也撈不着。彷彿她永遠不從她姑姑的那一套房間裏探出一下頭來吧。我總想她在那兒幹什麼呢，一星期又一星

期，一年又一年。我從未遇見過這麼亮板的幽居政策；這實在不是不聲張——這是像獵獸裝死。這兩個女人，好像全沒有任何訪客，半點也不接觸外邊人。我以為至少無論是別人來還是蒂娜小姐出去，總不致一次我也碰不見吧。我做了一件自己都討厭的事——只認作偶一為之而已；我向我的用人探問她們的習慣，還讓他知道無論他打聽來什麼消息我都感興趣。但是照一個威尼斯的謠子說來，他所搜集到的真少得出奇；我這待補充一句，不斷節食的地方，地板上自然少有麵包屑。在其它方面他都夠能幹的，即便沒有我在第一次和蒂娜小姐會面中所稱道他的那麼大本領。他幫助我的船夫運來一船家具，這些東西都搬到了府邸的頂層，我們帶一塊兒設計把東西佈置好了，籌劃了我的家務，神氣十足，正符他在我家裏得一手承當的事實。總之，他打我安排得在前途渺茫中儘可能的舒服了。我一定很高興，假如他戀上了保代羅小姐的丫頭，戀不成，即或恨他也好，這樣都會惹出點亂子，一惹出亂子就該引起點交涉了。我認為她一定容易近人，因為我自己多少次都看見她拚命來掠去的癖差使，因此我敢說她是容易到得了手。但是我從這個源泉上沒有得到什麼閒話，並且後來我知道伯斯哥勒的感情已經專注於一個對象了，以致他就不留意別的女人。常來看他的是一個年輕的女人，抹了一臉粉，穿了一件黃棉布衣，樣子非常開散。她隨意練習穿念珠的本領——念珠這種裝飾品威尼斯製得太多了；

她的口袋裏裝滿了念珠，我常常在我那套房間的地板上看見牠們——也監視這所房子裏可能的對頭。自然我不能逼底下人饒舌，我從來沒有和保代羅小姐的廚子說過一句話。

我覺得這是證明老女人決意不理我了：他竟從不曾把我三個月租金的收據開給我。我等了好些日子，然後當我索性罷念的時候，我費了很多時間猜測她有什麼理由忽略那麼一個少不得的常套。起初我禁不住想去個字提醒她一下，然後又決意擱下了——違反了我在這個特殊情形之下該怎麼辦的判斷——還是顧全我一向的希望不要聲張。如果保代羅小姐懷疑我別有用意，要是我不講情面，她一定不那麼懷疑我了，但是我還同意不這麼辦。也可能她的忽略這一點手續是存心慢待我，明地諷刺我，表示叫我看她如何能計取想計取他的人。假設如此，頂好讓她知道人家並沒注意到這點小把戲呢。後來我猜出來，事情的真相只是這位可憐的女人想強調這一點事實：她原先把恩惠施捨得多麼慷慨，現在我也不能怪領受得多麼有限。她把一部份的房子租給了我，但是她不願意再多給我哪怕只是一片簽了她名字的紙條。讓我說甚至這一點最初也並不使我覺得太慘，因為這全盤局勢正是離奇得有意思。我已預見我將有個合我文學趣味的夏六，並且我想要運用機會的意思總比讓機會運用的意思重得多。在威尼斯無論辦什麼都不能沒忍耐，因為我極愛這個地方，我越發抱着忍耐的精神，供給了自己一大筆糧食。這種精神總是陪

伴着我，似乎望着我，透出了本是我的提示人的那張復現了的不朽的臉——他的天才都照耀在那上面了。我召請他，他就來了；他一半時間都在我面前飄來蕩去；似乎他那個野赫的陰靈已經回到了人間，保證我說他把我這件事情當作不止是我的，也就是他自己的，我們應當如手如是，相親相愛的想法子得出他的結果。似乎他說了：「可憐的，不要見怪她；她不免有一些偏見；只要假她以時日。你聽來也許會奇怪吧，她在一八二〇年還非常嬌好呢。同時我們不都是在威尼斯嗎。還有什麼再好的地方能叫知己相遇呢？看他隨着夏天變得那麼燦爛；看天，海，紅潤的空氣和府邸的大理石都一塊閃亮，互相融化了。」我個人的怪差事倒變為大家共有的傳奇，共有的光榮了——甚至我覺得和一切獻身藝術的前人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友誼，一種道義上的親睦，我算是作什麼呢？這一種德性在傑夫瑞·阿思培的作品裏隨處可見，而我不過正設法表揚他吧了。

我走來走去，總在沙拉裏逗留；我老是盯着——只要自以為不致失體——保代羅小姐那一部份的房門，看見我的人一定會料想我正要对它念咒或者預備一種奇怪的催眠術。但是我不過在禱告它開啓，或者在尋思牠後邊可能藏着些什麼寶貝。回想起來真特別，怎麼我老相信那裏存着些珍貴的遺物而沒有半點懷疑呢，我怎麼老知道和牠們住在一所房子裏的快樂呢。究竟牠們就在我的掌握中——牠們還沒有逃出我的手；牠們多少

使我生命接續了他們在那一端點觸到那個名重一時的生命的生命。我在這種沾沾自喜中陷溺到竟至——在我平靜的狂妄裏——擅自以為可憐的蒂娜小姐也回過去，更回過去，照我一向都用的說法。她當真在回過去，這個溫淑的老閨女，但並不遠到傑夫瑞，阿思培那裏，原來他對於她也僅是個傳說，正不下於他對於我。所不同者只在她跟玖莉安娜住了很多年，她會親見及，手撫過所有的紀念物，並且——就算她笨吧——有些祕傳的知識已經透露給她了。這就是老女人所代表的——祕傳的知識；就是這一點我這個雅好批評者總是一想到就心驚。他真往往跳得更快，每逢傍晚我出去了回來，拿着蠟燭停在有回音的大廳裏，預備去睡覺的時候。彷彿在這麼一個時刻，在寂靜中，在一長日的抵觸以後，保化羅小姐的祕密到處氤氳，她的尚在人世愈顯得光怪陸離。這些是很銳敏的印象。牠們有時候也來得另有一種方式，多帶了一點互惠的意味。當我在花園裏，從書頂往上看我女房東那裏圍着的窗子的時候。這些窗子裏從來沒有露出過一點生氣，儼然因為怕我瞥見她們吧，這兩位女人就在黑暗中過日子。但是這無非更表示她們有事情要隱瞞；我正願意證明如此。她們一動也不動的那些窗板變得像存心閉上的眼睛一樣的富於表情，我就自慰以推測她們雖然自己不露面，很可能睜着眼睛看我。

我誤以為我得盡是在花園裏消磨時間，爲了證實我起初描寫給她們聽的我對園藝的

嗜好。但我不僅浪費了時間而且還（真該死！）浪費了寶貴的金錢。我把房間一安置好，一有工夫把問題想一想，就立刻帶一個聰明的老手來看了地方，講妥了讓他把花園收拾好。我却又後悔了，因為我更喜歡他現在的樣子，他的蕪草，他那些蓬勃的亂蒿，他代表威尼斯本色的闌珊。我一定得言行一致，因為我答應她們我要把這所房子塞滿了花。況且我這死想着花總會給我開道——大花球會叫我馬到成功。我要拿百合花掃射這兩個老女人——我要拿玫瑰花轟她的衛城。她們的大門會給壓開來，只消一陣花香堆起來向前一頂。這個地方真荒廢得太不像話。威尼斯人偷懶的本事再大不過了，一連多少天，一片荒亂就是我的園丁所能拿出來看的管理的成績。許多洞大挖特挖，許多車把土大運特運，不久我就不耐煩到恨不得到最近的一家花攤，去訂購我的「成績」了。可是我掛得住那兩個朋友一定會從百葉窗縫裏看出園裏這集不起那麼一點貢品呢；她們因此準決意不信任我的誠實了。於是我耐着性子，最後，雖然拖延了很久，我看見有些地方開了花。這鼓勵了我，我就平心靜氣的等開多了幾倍。同時真正的夏日來了又要去了，回想起來，那些日子幾乎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我越來越着意留在花園裏，只要天氣不太熱。我搭起一座亭子，再放進一張矮桌子，一把安樂椅；然後我拿出書本和紙夾子——我手頭總有什點麼東西要寫的——我工作着，等着，沉思着，希望着，任黃金

的時辰過去了，樹木吸飽了光，神祕的府邸變了蒼白，於是天色暗了，重振而迴光反照了，我的稿件叫亞德里亞海上颯來的微風吹得沙沙響。

想到我當初從其中多不容易得到一點滿足，我自己都奇怪我怎麼還有興頭去猜測兩位保代羅小姐在她們遮黑的屋子裏鼓弄些什麼無聊的怪規矩；她們是不是老這麼過日子，而在早年她們又是怎樣避免碰一碰她們的鄰居呢。我們想得出當年她們還有別的習慣，儀式，和消遣的方法；他們也一定有一度青春或者至少是中年吧。關於她們的那些可能的問題是問不完的，不可能的解答也層出不窮。我認識很多僑居歐洲的本國人，並能也很熟悉他們在那兒容易採取的怪方式，可是這兩位保代羅小姐在美國的海外寓公中全然是自成一派，的確，美國姓顯然對於她們早就沒用處了——在老女人的房間裏待了十分鐘我就看出了這一點。你怎樣也說不出她們從那兒來的，要是從她們的樣子看；無論是在什麼地方吧，她們總早就丟了忘了一切民族的特色和格調。她們沒有哪一點是你似曾相識，若合符節的，撇開了語言的問題，她也儘可以是挪威人，或者西班牙人。畢竟保代羅小姐在歐洲差不多住了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三；根據阿思培第二次離開美國的時候寫給他的一些詩——康諾和我化了無數次推算以後才確定了半月的一詩——她似乎就在當時，作為一個二十歲的少女，就在海外了。詩人在詩裏自稱——我希望不只是說

說而已——他所以重來就是爲了她的緣故。我們對於她當時的境遇知道得不太確鑿，並不比我們對於她的出身知道得清楚，可是我們相信總不出平常所謂清寒的一類。康諾推測說她在某家做過女教師，詩人常去，由於她的地位關係，從開頭起他們之間就有點不可告人的或者不如說有點曖昧的關係罷；我可相反的穿鑿出了一點小小的風流韻事，據此說來，她的父親是一個藝術家，一個畫家或者彫刻家，在這一世紀的初始就離開了西方來研習古學。既如此我還得假定，這位和訪可觀的先生就不得不早死了太太，很窮，很不得志，另有第二個女兒。性情和玖莉安娜完全不同。也少不了這兩個女兒陪了他到歐洲來，就住下了，過他艱苦而身世淒涼的餘年。此外還包括保代羅小姐年輕的時候生性不免乖戾而不羈，雖然是大方而嫵媚，也挺身而出，迎對過幾次驚人的奇緣。什麼樣的熱情燒過她，什麼樣的險遇和折磨使他失過色，什麼樣豐富的記憶她儲藏了起來應付單調的未來日子？

我這樣問自己，坐在亭子裏編排她的故事，聽蜜蜂在花間嗡嗡作響。對與不對都無可爭辯，讀了阿思培的某一些詩（這些詩可不像沙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寫得那麼晦澀，雖然我想並不更不同凡響）都認爲玖莉安娜當然並不是寸步不離的遵循了陡峭的捐絕之路。她的名字上顯着一種執迷不悟的熱情的香氣，暗示她並非一點也不差的就是那一個

繆常規規整可憐的女孀兒家。繆道這就表示她的譴責者向後此出賣了她，毀滅我們今日所常說的，拆了她的台了嗎？的確我們也不容易指出在哪一段裏她的美名蒙受了損害。並且，難道這種名聲就不夠美嗎，如果她這樣準靠得住傳得久，而又和正以其寫得美而不朽的作品這樣有關連？我也想到過這年輕小姐先有一個外國愛人——就是說他們有一個不大有裨於世道人心的悲慘的決裂吧——然後才遇見的亞夫瑞。阿區培。她和她的父親，妹妹，一同住在一個奇怪，老式，流亡的波西米亞國裏，那時候審美家僅限於學究，而那些畫家見識過康達迪納 (contadina) 和畢非拉洛 (pifferaro) (註) 最好的「摩特兒」的都戴着尖帽，蓄着長髮。那個社會——因為他們不認識那些難得的機會，那些捷足先登者的鴻運，儘管牠們充斥在路上，俯拾即是——不如今日的行家知道搜求古衣物的爛布，古陶器的碎片；因此保代羅小姐似乎沒有檢得有，或者承繼了很多重要的東西，我進去看她的房間，沒有一樣可羨慕的古董，帶了來路便宜的歷史，惹得人心癢。這樣的事實表示了設備簡陋，但是牠仍然激起了我一種癡情的樂趣，就是對於國人早先到歐洲去作客的行動常常發生的那種興趣。一八二〇年間美國人到海外去總有點遐思的，簡直是傳奇的色彩，要是和今日不斷的橫滾來比，因為現在有攝影，別

註：意文，村夫與吹笛人，當時畫家錄取的人物。

的設置消滅了驚奇。保羅羅小姐和她家搭客江一艘搖蕩的方帆船（*Yacht*），那時正是航期長，風土的相異十分觸目的時代；她坐在黃昏車的高處大動過感情，晚上在客店裏過宿的時候夢見過旅客所說的傳說，一到那座不朽城，就非常驚訝，羅馬的真珠，披肩和鑲花的胸針會那麼雅緻。這一切我想象到有詩人的地方，我的想像時常回返到那一個時代。如果保羅小姐把我的想像帶到了那裏，原先傑夫瑞·阿思培自然辦得更有力了。我們更不能忽視了——假如用嚴格的眼光看他的天才——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在歐美總交流以前。我簡直惋惜他多少知道了歐洲；我倒願意看他不要歐洲的經驗會寫出什麼來，因為事實上那一番經驗當然使他豐富了許多。正因為既然命運如此，我就跟他走——我盡力想判定他如何感受一般的舊局面。然而我也不僅從這一點觀察他；他和特殊的制度所發生的關係甚於至更有趣味。到底他的本國佔了他的大半生，他的詩神，如當時大家所說的，又十足是美國人。這就是我起初敬重他的地方；當時我們本國還處於粗鄙，士氣的狀態，當時大家甚至還感覺不到缺少了我們今日所認為實在缺少的那個出名的一風氣，當時文學在那兒還冷清清，藝術和體裁還根本談不到，他却已經就居然有法子生活，寫作得不愧為第一流作家；有法子做到自由，自在，深明大體，而一點不畏縮；有法子感覺，了解，而表現一切。

第五章

晚上我常不在家，因為每逢想在我屋子裏作事，燈光就惹進一羣有毒的小蟲子來，關上窗戶又太熱。因之我的晚上不是消磨在水上——威尼斯的月色是出名的——就是消磨在那塊出色的方場，他恰好成了那個奇怪的老聖馬克教堂的前院。我坐在佛羅凌咖啡店前，吃吃冰，聽聽音樂，和熟人談談天；遊人總還會記得這一大堆桌子和小椅子怎樣排得像一個海岬伸入比雅哲（Piazza）（註）平靜的湖裏。夏天晚上，這整個地方在星光下，因為牠那些燈，那些聲音，還有大理石上輕輕的足步——環繞這地方的長拱廊裏只有這些動靜——成了一個露天茶室，專供冷食，專備更精細的回味白天所接受的那些富麗的印象。要是不願意一個人尋味了呢，那裏總有一個單獨的遊客，擺脫了遊覽指南的，可以湊上去談談那些印象，或者一個愛家居的畫家，他正慶幸這麼一個動人的季節又回來了。那片大教堂，由於那上面低低的圓頂，繁夥的裝飾，玄妙的鑲工和彫刻，在柔和的夜色中顯得森森然，海上的微風吹過比雅哲的雙柱間，一個門楣上不掩了

註：意文，方場。

什麼，吹得輕輕的好像有個富麗的門幔在那裏飄動。逢到這些時候，我常常想起那兩位保代羅小姐，也可憐她們關在家裏，在威尼斯的七月天，甚至於威尼斯的空闊都不足鬆解一點那裏的鬱悶。她們的生活似乎和比雅哲的生活相去甚遠，不用說現在也來不及再讓固執的玖莉安娜改變習慣了。可是可憐的蒂娜小姐該一定很欣賞佛羅凌的一份冰食吧，我敢說：有時我竟至想給她帶回一杯去。幸虧我的忍耐產生了效果，我沒有弄到不得已鬧出了這麼大的笑話。

大約是七月中的一個晚上，我回來得比往常早——我忘記了出於什麼機緣——沒有上樓去我就一直走進了花園。天氣非常熱；這正是一個人願意在露天裏消磨的那麼一個晚上；我又不忙着睡，我是坐了我的寶度拉回來的，一路上諦聽黑暗中一道道運河裏船槳緩緩的打着水，現在心裏只想在蘊郁的夜色裏能伸長了躺在花園的長凳上就好了。無疑的是運河的氣味觸動了我這回念頭，一走進花園，那裏的氣息又正合我的意思。那是沁人欲醉的——正是想必與羅密歐的誓言一起顫動過的那樣空氣，見證了他當時站在叢花裏對着情婦的洋台伸出雙臂的情景。我望着高樓的窗戶看究竟她們會不會居然學了維隆納的榜樣——維隆納離這裏並不遠；然而一切都照常朦朧，一切都寂靜。玖莉安娜當年年紀輕輕的在夏夜也該會輕從開着的窗戶對下面的傑夫瑞·阿思培低語過吧，可是蒂

娜小姐不是一個詩人的清婦，我也不是一个詩人。然而我並不因此就減少了我下一刻的高興，原來走到花園的盡頭，我就察覺了那位年輕點的 *padrons* (註)，坐在一個亭子裏。起初我只看出一個模糊的人影，一點也猜不到是我的哪一位女房東；我甚至於想那是什麼癡了心的女僕偷進來和她的情人幽會呢。我正預備轉回頭去，免得驚動她，那個人就站起來，於是我認出了她是保代羅小姐的姪女。替我自己說句公道話，我實在不想驚動她的，儘管我巴不得有此一遭，當時我還儘會悄悄的退出去。好像我特爲她安了個圈套，故意比平時早回家，故意奇上加奇的闖進花園來。她一邊站起來一邊對我說了話，於是我猜，靠得住我總是不在，她就夜夜一個人出來散散悶。實在是什麼圈套也沒有，因爲我根本沒有疑心到什麼。起初我還以爲她所說的是討厭我來的意思呢，但是當她又重複一遍的時候——我先沒有聽清楚——我聽得吃了一驚：「啊，我多麼喜歡你來了啊！」她和她姑姑都會說些出人意料的怪話。她從亭子裏走出來差點兒沒投到我的懷裏。

我得趕緊補充一句，我脫免了這一個難，當時她連手都不會跟我握。她無非見了我放心了，而馬上也告訴我爲什麼——因爲她晚上一個人出來很駭怕。這些花草，這些

註：意文，女房東。

灌木在黑暗裏看起來多麼怪，還有各種不同的怪聲——她說不出是什麼聲音——像是野獸的聲音。她挨近我站着，顯得一副大爲安心了的樣子，四下裏看看，但是一點兒也沒有表示對我個人有什麼興趣。於是我覺得夜游決不會是她的習慣，同時我也想起——在我搬進來以前，和麵談話中我早已頭疼過了——你怎麼估得低也還料不到她心眼有多麼簡單。

「你說得儼然像在森林裏迷了路，」我開心的笑起來。「你們真就有本事不到這個可愛的地方來，儘管你們只消走兩三步就到，這實在叫我真明其妙。只要我在家，你就一直躲得人意料，我是知道的；不過我還料想你們別的時候總該出來探探頭啊。你和你姑姑還不及卡爾米察尼姑庵裏的尼姑們關在斗室裏。你介意嗎，如果你告訴我你們怎麼活呢，沒有空氣，沒有運動，沒有跟任何人接觸接觸？我不明白你們怎麼處理日常的生活。」

她望着我，好像我的話說得是另一種語言，而她的回答也滿不像故意惹我生氣的樣子。「我們老早就睡了——早到你想像不到。」我正要說她的話只有把我弄得更莫明其妙了，但是她又補充上一句使我寬鬆了一點：

「在你來之前我們沒有那麼嚴緊。但是我晚上從沒有出來過。」

「從來沒有在這些芳徑上走走嗎，隨它們把花兒就開在你的鼻子底下。」

「啊，」蒂娜小姐說，「他們從前可沒有這麼好！」這句話頗堪玩味，比也比得中聽，因此我認爲我已經有了點辦法。因爲我接着大可以抱怨抱怨，扯下去，我就問她既然她說我的花園美，爲什麼她從來不想法謝謝我三星期來大批大批的送花呢。我不曾因此灰心——她不是也看見我每天還照例是一抱花嗎；但我是世俗裏養大的，不時給我一兩句感激的話就會正搔到我的癢處。

「哎呀，我不知道這些花原來是給我的！」

「是給你們倆的。爲什麼我要給你和她分個彼此呢？」

蒂娜小姐尋思了一會，好像她可以找個理由來解釋解釋，但是她並沒有想出一個。

她倒冷不防問了一句：「到底爲什麼你那麼想知道我們呢？」

「歸終我該分一個彼此了，」我回答。「那是你姑姑的問題，不是你的。你不會問的，如果她沒教唆你。」

「她沒有叫我問你，」蒂娜小姐回答得泰然自若。她實在是羞怯和爽直混合起來的怪物。

「哦，她自己總時常納悶的，也一定對你這樣表示過。她老講這一點，你也就受了

，認爲我真是硬來得叫人受不了。老實說，我還覺得我一向都很知趣呢。你姑姑該早已把一切社交的習慣都丟得乾乾淨淨了，才這樣一見到讀書明理的人——像我們這樣住在一所房子裏的——偶爾想攀談幾句，就大驚小怪，認爲有什麼不得體！還有什麼比這個再自然的？我們是同國人，也至少有些相同的趣味，因爲我也和你們一樣的非常愛威尼斯。」

我的朋友似乎在人家的句話裏只聽抓住一半個斷句，現在就說得又快又熱誠，儼然是回答我這一席話：「我一點也不愛威尼斯。我倒情願遠離開這裏！」

「她總是這樣管住你嗎？」我接着說，表示我也能跟她一樣的胡扯。

「她今晚叫我出來；她常常叫我出來，」蒂娜小姐說，「倒只怪我自己不願出來。我不喜歡離開她。」

「她身體太弱嗎，她當真不大支持得下去了嗎？」我問，我想我問得比我要表示的更顯得關切。我看得出，從她在黑暗中注視我的那一副神氣。這一來我倒有點窘了，爲了轉開話題，我溫存的接下去：「讓我們在哪兒舒舒服服的坐下吧——你也好把她的一切都告訴我。」

蒂娜小姐沒有表示反對。我們找了一條毯子，那兒不像亭子裏那麼幽僻，也彷彿不

那層秘密；我們說坐在那裏呢，我們就聽見威厄斯亮的鐘聲敲過半夜，它們別有一種嚴肅，在鹹水湖上空顛，比別地方的鐘聲把空氣抓得更穩。我們在一塊坐了一個多鐘頭，我們的會見，我認爲，對我的企圖大有幫助。蒂娜小姐一點也不否認實情；她是躲了我三個月，可是她現在把我看待好像這三個月把我變成她的老朋友了。如果我願意，我儘可以從這裏請出她雖然躲避我，却也是頗費過一番斟酌在先。她不管時間過得多麼快——絕不在乎我讓她和姑姑離開了這麼大半天。她談得很隨便，也問也答，甚至於也不趁問答間自然會插進來的略一停頓說一聲她覺得她最好回去了。簡直像她是在等着什麼——我會對她說的什麼——想給我機會。我越發以此爲怪了，一聽她告訴我多少天來她姑姑怎樣變得更不好了，與往常又頗不相同。她的身體顯然更壞了一點；有時她像一點力氣也沒有；可是她越發希望獨自個兒。也就因此她才叫她出來——甚至不叫她呆在隔壁自己的房裏；她說蒂娜小姐是一麻煩，累贅，氣人精。——她一直能一動也不動的一連坐上幾個鐘頭，好像預備長睡；她原先也總是如此，沉着氣，打着盹；但是往常在這些時候她還間或露出點生意，露出點興趣，歡喜她姪女在身邊作事。這個憂愁的人物對我透露她姑姑現在沒有一點生氣，直叫人担心她是死了；況且，她不常吃，不常喝——誰也不知道她靠什麼過活的。最奇怪的是她白天多半還是起來；最吃重的工作就

是給她穿衣，用輪椅推她出寢室。她儘可能的守着她的老規矩，並且，雖然多少年就沒有接見客，居然還一定要坐在大客廳裏。

我簡直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蒂娜小姐一下子變得容易接近人了，另一方面，說來更怪，老女人越顯得不久人世，就越不希望人家照看她。這裏面有點蹊蹺，我甚至問自己這不會是給我下的圈套吧，因為想着我究竟轉什麼念頭。我原本說不清為什麼我這兩位同伴（我只能冒昧稱她們如此）存了這份心——為什麼他們想法跟這麼一個生利的房客找岔兒。但是無論如何我仍然小心提防，好叫蒂娜小姐再沒有機會問我到底幹些什麼把戲。可憐的女人，當晚我們分手的時們，我倒放了心，不怕她究竟怎樣。她倒是什麼花頭也不要。

她把她們的情形告訴我的比我所希望的還要多；用不着我追問，只要她覺得我在聽，在關心，她顯然就把什麼都吐露出來了。她不再驚異我的關懷了，末了，描寫起多年前那段盛極一時的日子，她簡直嘮叨不完。是蒂娜小姐自己認為那時候實在算得盛極的；她說當她們才住到威尼斯來的時候，那是多少多少年前了——我覺得她根本說不清年月日，也記不清事情發生的先後——她們沒有哪個星期不接待賓客的，也沒有哪個時期不在城裏作一番快樂的 *Passerino*（註）。什麼珍奇她們都見識過；她們居然也坐

船去過里都 (Lido) ——她說得好像怕我以為到那裏去還有一條旱路似的；她們還在那兒野餐，東西是用三個籃子裝去的，擺在草地上吃。我問她認識些什麼人呢，她說，哎呀，可都是些漂亮人——朋比季魯士，阿爾特慕拉伯爵夫人，和她們都是好朋友！也有英國人——邱通一家人，還有斯拉克，斯拉克太太，她們都非常喜歡她；她已經死了，不在了，可憐的人兒。她們那個親切的圈子裏——親切的圈子是蒂娜小姐自己的說法——大半人都已經如此了，雖則還有幾個人尚在人世，那也奇怪，想想看他們竟如此不睬她們了。她也提了兩三個威尼斯老婦人的名字；還有那麼一個醫生，很聰明，那麼殷勤，——他以朋友的資格來看她們，他實在已經不再行醫了；還有那個 avvocato (註一)，名叫普勒得斯塔，詩寫的很美，有一首就是寫給她姑姑呢，這些人每年必來看她們，平常總在 campo d'anno (註二) 的時候，並且從前她姑姑總愛送給她們一些小禮物——不，是她和她姑姑倆；這些小東西都是蒂娜小姐親手做的，紙燈罩，或者餐桌上酒壺的花墊，或者冷天帶在胳膊上的毛織物。最後幾年就沒有多少禮物送人了，因為她

註：意文，散步。

註一：意文，律師。

註二：意文，新年。

想不出做什麼好，她姑姑又沒心思了，也不出一點主意。可是那些人還照舊的來；一旦威尼斯人喜歡了你；他們總會永遠的喜歡你。

她對於青年交遊的盛況一片至誠的描寫裏大有些動人的地方；在里都的野餐經過多少年代了還活靈活現的，可憐的蒂娜小姐明明自認也有過一個很出風頭的青春。威尼斯的社會她實在也見識過一眼，不過只限於扯閒，管家務，省錢的營生；因為我現在才第一次注意到，由於日常接觸的緣故，她簡直學會了當地人慣有的細聲細氣說話的老腔調，簡直像伊伊呀呀的兒語。我想她因為常說那些最地道的威尼斯人名和物名，不知不覺的就沾上了這種軟綿綿的口音。如果她不大清楚他們代表些什麼，關於別的東西她也知道得更少了。她的姑姑已經不大出頭了——從她對桌席，燈罩都不感覺興趣這一點就看出來——她自己又不能一個人出去應酬或在家裏請客；因此她回憶的範圍看起來全然是一個古老的世界。她的語調，要不是還算得當呢，一定像要帶我回到哥爾唐尼（Goldoni）嘉沙諾瓦（Cassanova）時代羅珂珂風的威尼斯了。同時我也錯認了她是我夫瑞·阿恩培的同代人；因為她和我自己的同代人沒有一點相同。我的確也猜她也許根本就沒動說過他；很可能玖莉安娜不肯給她姪女那雙無知的眼睛掀起了罩着她光榮之寶鏡的帷帳。若然如此，她或許就不知道那些遺稿的存在，我喜歡這麼假定——這使我跟

她在一塊更覺得放心——可是再一想，我才想起我們早相信康諾接到的那封否認信就是出於這個姪女的手筆。假若那是她照她姑姑口述而筆錄下來的，她自然會知道那是怎麼回事；雖然那封信的用處是抵賴她們和詩人的一切關係。無論如何我以為，蒂娜小姐可能沒有讀過他的一句詩。況且，既然她姑姑一向避免了人家的打擾和探問，也就不大會叫她想到人家在覓那些信件了。人家並沒有覓牠們，因為人家沒有聽說過它們。康諾，結果的試探該算是偶然的一遭。

午夜的鐘聲響了以後，蒂娜小姐站起來；不過我們先又在花園裏踏了幾圈，她才在屋門口停住。「什麼時候再看見你呢？」我趁她還沒有進去就問了一聲；她爽快的回答說她願意明晚出來。然而她又加上一句她不能來——她怎麼能做她願想做的呢。

「可是你能做一點我願意見的啊，」我十分真摯的歎口氣。

「啊，你——我不能相信你！」她唧唧噥噥，一臉正經的對着我。

「爲什麼你不相信我？」

「因爲我不明白你。」

「那正是更用得着信念了。」我不能再多說什麼，雖然我願意說，因爲我看這樣我只有更叫她莫明其妙；因爲我無意叫自己負疚，讓人家誤會我跟她談了愛。我至少也就

顯得像如此了，如果我繼續在夏夜的一個意大利花園裏求一個女人「相信我」。我的願
思很有點道理；因為蒂娜小姐還留着，這是還留着；我看出她深信明晚不能再下來了，
所以她想拖延現在的時間。同時她堅持要我們倆之間的談話不告訴外人；總之她的一舉
一動只有一個非常直心眼，相當沒腦筋的女人才作得出。

「現在我更愛這些花了，既然我知道牠們也是送給我的。」

「你怎麼早不這樣想呢？如果你告訴我你最愛的是哪一種，我會再多送一倍。」

「噢！那些花我統統喜歡！」然後親切的接下去：「你研究嗎——你念嗎寫嗎——
在你回到你房間裏的時候？」

「我晚上就休息了——在這個季節裏。燈光會招來很多小蟲子。」

「你一搬進來就該知道呀。」

「我怎麼不知道！」

「冬天晚上你也工作嗎？」

「我常讀書可不大寫文章。」她聽得好像這些瑣屑有一種難得的趣味，忽然我覺得
有一種完全與我平日所自期的慎重積不相能的一因在她相貌平平，氣色溫和的臉上。
啊！不錯，她不要緊，我能保證更安妥！我不時的覺得我不能再多等——我實在得探

探她的口氣了。於是我接著說：「平時在睡覺之前（時常在床上，那是個壞習慣，我承認）我總讀些名詩。十分之九都是傑夫瑞·阿思培的詩集。」

說那個名字的時候我好好的看着她，可是我沒有看出什麼異樣。其實有什麼奇怪呢？難道傑夫瑞·阿思培不早已是全人類共有的財產了嗎？

「哦，我們也唸他——我唸過他，」她靜靜的回答。

「他是我詩人中的詩人——我深知到他簡直全部背得出他的詩。」

蒂娜小姐躊躇了一下；太想不到她能那麼和氣。「噢，背得出他的詩——也算不了什麼；」誰然說得不大分明，她實在開朗了。「我姑姑從前認識他——認識他，」她停一停，於是我想底下她要說什麼呢——「認識到他常來做客人。」

「他常來做客人？」我留心我的語調。

「他總來看她，這帶她出去。」

我仍然發着楞。「呵，小姐，他一百年前就死了啊！」

「就是呢，」她打趣說：「我姑姑可有一百五十歲了。」

「啊，我的天！」我叫出來了；「爲什麼你早不告訴我？那我就該非常喜歡跟她打聽他的情形了。」

「她不會理這一套——她不會告訴你，」蒂娜小姐回答。

「我不管她忌諱什麼！她一定得告訴我——這個機會萬不可失。」

「唉，你二十年前來就好了。那時她還談他呢。」

「她那時說了什麼？」我熱切的探問。

「不知道——說喜歡她喜歡的不得了。」

「那她——她，不喜歡他嗎？」

「她說他是一個神。」蒂娜小姐平平的說，沒帶什麼表情；她的語氣也許把她的話織成了一套瑣碎的閒話。但是它深深的擾動了我，當她把這些話拋在夏夜裏的時候。那些字音簡直像展開一封舊情書的悉索。

「妙，妙！」我念道着。於是：「請告訴我——她有沒有一張詩人的畫像呢？現在那真是稀罕的要命。」

「一張畫像？我不知道，」蒂娜小姐說，現在她的樣子很狠狠。「好，晚安！」她又加上了一句；她就轉進屋子裏。

我陪她走到在樓下和沙拉平行的那條有點黑的，石鋪的寬過道。他一縷道花園另一縷道河，現在那兒只點着一盞小燈，那總是等我睡熟時候把桶拿了走。一文錢了的洋

燭，不用說是蒂娜小姐帶下來的，正和那盞小燈放在一張桌子上。「晚安，晚安！」我回答，她去點火，我還是緊挨着她。「你一定會知道的，不會嗎，如果她有一張！」

「她有一張什麼？」這可憐的女人問了，從燭光上驚異的望着我。

「那個神的畫像。真不知道爲了看牠，我還有什麼會捨不得呢。」

「誰曉得她儘有什麼。她把她的東西都鎖起來了。」於是她就往樓梯那裏走去，明明是覺得她的話說得多了。

我讓她去——我不想驚了她——同時我只限於說保代羅小姐絕不會把那麼體面的東西鎖起來；牠是叫一個人得意的東西，該掛在客廳牆上最顯眼的地方。所以她自然沒有什麼畫像了。蒂娜小姐一時沒有回答什麼，拿着燭，背朝着我就上了兩三階。於是她突然停住，轉過頭來，在半明半暗裏看着我。

「你寫作嗎——你寫作嗎？」她的聲音抖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我寫作嗎？唉，別把我的寫作和阿思培的一天提吧！」

「你寫他嗎——你探聽過他的生活嗎？」

「啊，那是你姑姑的問題；那可不能是你的——我帶着稍稍不高興的調子。

「那麼你應該回答我了。你寫東西嗎，請問？」

我想我早已把我得撒許多謊話爲當然，但事實上我臨時又不曾撒。其次，現在既然有了一點頭緒了，坦白倒叫我心裏痛快。最後——或者這麼想很怪，甚至於很傻——我猜在蒂娜小姐個人到最後那一手不會不作我的朋友。於是躊躇了一下，我就回答：「是的，我已開始寫了他，我正在想多找點材料。憑良心說，你有什麼材料嗎？」

「Santo Dio—（註）」她驚叫起來，不理我的問題；她一口氣跑上樓不見了。在最後那二着裏她也許靠得住，但現在她明明受驚了。這可以證明，因爲她又躲起來了，以致一連兩個星期我老是想念她。我漸漸覺得不耐煩了，事後五六天，我就叫園丁停止獻花。」

註：意文，老天！

第六章

然而到底有一個下午，我下樓正預備出去，在沙拉裏看見她了；從我搬進來以後這還是第一次在那兒碰見她。她也不假裝是偶爾到這兒來的神氣；在她誠實而怪僻的忸怩裏顯得全然不知道這種花頭。要我相信她在等我，她立刻說了，只是她連帶告訴我保代羅小姐要見我；她可以就帶我去，要是我有空。就算我那時已經就誤了一個幽會的時間，我還會因此停下來，我馬上就聲明我願意去拜見我的女恩主。「她想和你談談——想明白你，」蒂娜小姐說，微笑着，好像她自己很賞識這個主意；於是她領我到她姑姑的房門口。她剛開門，我就攔住她，帶點好奇的看着她。我告訴她承蒙這番召見，我深以為慰，深以為榮；然而我還是要問她保代羅小姐怎麼突然就變得這麼明顯。不就是那一天她還不肯讓我挨近她嗎。蒂娜小姐並沒有叫我問的不好意思；她就會有那麼些料想不到的一小點點鎮定，一小點花言巧語，簡直像她是撒謊呢，但是這些謊話怪在她們反倒是源於她的誠實。「啊，我姑姑，會變的，」她回答「實在是悶得要死——我想她厭了。」

「可是你對我說過她越來越要獨自個兒。」

可憐的蒂娜小姐臉紅了，好像她發覺我太激求了。「哦，隨你不相信她要見你，我可並沒有捏造！我想人一上了年紀就常愛反反覆覆。」

「你的話非常對。我不過想知道到底你把那晚上我對你說的轉告她沒有。」

「你對我說的！」

「關於傑夫瑞·阿思培——說我正在找些材料。」

「即使我告訴了她，你以為她會請你去嗎？」

「我正想知道呢。如果她不想把他公諸同好，她該會特為叫我去告訴我如此。」

「她不會談起他，」蒂娜小姐說。於是推開門她就低聲的補充了一句：「我什麼也沒告訴她。」

老女人仍然坐在我上次來見她的那個地方，那張椅子，眼睛上仍然遮着那個怪罩子。她表示歡迎就只是把那副簡直叫人看不見的面孔對我轉過來，讓我知道她坐着不作聲的時候，實在清清楚楚的看得見我。我沒預備和她握手；我現在很懂得這一套永遠行不通的。已有三份五申了——神聖得不可侵犯。她的臉上有那麼點森然的氣象——一部份是由於她那個綠罩子的緣故——當我站在那裏叫她打噴的時候，我立刻不再懷疑她疑心我

了，雖然我自己一點也不驕心蒂娜小姐出賣了我，但是老女人生性的愛深思遠慮就已足夠她周轉；她在長日無事中，已經把我想過來，想過去，總猜着了。最猜不中的是她像那麽一個老太太，到了緊要關頭，甚至於會像沙代納白拉絲那樣，把她的寶物都付之一炬。蒂娜小姐把一張椅子推前來對我望：「你坐在這裏好。」我一邊就坐了一邊問候了保代羅小姐的健康；說料想她在太陽天裏身體還很好。她回答說很不錯——很不錯；活着到底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啊，說到這一層，那就要看你拿什麼比了！」我笑着回答。

「我不比——我不比。我要是比了，老早我就該把什麼都放棄了。」

我願意把她這句話當做一個微妙的暗示，指她當年與傑夫瑞·阿思培交遊裏所認識的狂歡；雖然實際上那樣的暗示不符合我認爲她該有的願望，要把詩人埋在心裏不叫人知道。這個暗示却符合了我那種歷久不變的定論，認爲從來沒有誰比他再善於交際了，而他似乎也表示世上再沒有什麼值得談的了，如果一個人居然自命談起了這一點。可是人家並沒有如此冒昧啊！蒂娜小姐在她姑姑的身旁坐下，樣子好像她有理由相信我們之間會像開妙什麼了不得的談話。

「我要和你談的是那些好看的花，」老女人說；「你送了我們那麼些——我早就該

謝謝你。但是我不寫信，也要好久才見一次客。」

當那些花不斷的往她那兒送的時候，她並沒有謝過我，現在一駭怕花再不會送來了，她馬上就那麼破壞了她的老規矩，居然請我去。我看透了這一點；我記得當她要敲金子的時候，她顯得多貪得，於是我暗自得意我停止獻貢的好主意。她想念了貢品，就想讓點步來挽回。一得到她這種讓步的表示，我只有迎頭趕上去了。「我怕最近你們沒有接到多少了，可是我一定叫人立刻再送來——明天起，就從今晚吧。」

「啊，今晚上就送點來！」蒂娜小姐叫起來，好像這是件大事。

「你拿牠們另外還有什麼用場呢？把你的屋子裝點成繡房可太不合男子氣了，」老女人說。

「我並沒把我的屋子裝點成繡房，可是我非常喜歡栽花，喜歡看着牠們長。這沒有什麼不男子氣的；這向來是哲學家，退隱的政治家的消遣；我想甚至於還是大船長的消遣呢。」

「我猜你知道你可以賣了牠們——你用不着的那些，」保代羅小姐接著說。「我不敢人家不會出多少錢買你的花，不過你還是可以和他們講價。」

「啊，我生來就沒跟人講過價；你該早就看得出。一切由我的園丁作主，我什麼也

不過問。」

「我倒要問一點的，我敢担保！」保代羅小姐說；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她的怪笑，就像她舊日語調的今日猶「現」的幽靈忽然的淘了點氣。想來我真覺得不憤，逗出那位非凡的玖莉安娜的居然多半倒都是錢項收入的想頭。

「你自己到花園來採吧，想來多少次就來多少次，天天來吧。這些花全是給你的，」我接着對蒂娜小姐說，把這番真話當做玩笑說開了，「我想不出爲什麼她老不下樓來，」我補充了一句，爲了保代羅小姐。

「你一定叫她下來，你得上樓來接她，。」老女人正好說到我心坎裏。「你在那個畸角蓋的那個怪玩藝正合叫她在那裏面坐坐。」

這麼指出我棚架中算最講究的那座，一間粗具規模的「涼榭」，實在太不敬；這就證明我從前所得的那個印象一點也不錯；保代羅小姐談話裏常常會迸出一星無禮，隱隱約約回應出多事的青春時代的大胆和滑頭，不知不覺中多少保留得比她的感情和機能還長久。可是我還是問：「你總不能自己下樓到那兒去呢？在那邊的蔭涼裏，呼吸呼吸香空氣，不會於你有益嗎？」

「哦，先生，我裏是有一天從這兒挪到外面去，那不會是露天裏坐了，怕可能在我

四周動彈的東西也不會特別香吧！那裏當然是一片漆黑的陰涼。但是還沒有到時候呢，「保代羅小姐很懇懇的接着說，好像要糾正她這番話便提提她凡身的最後歸宿會引起我所抱的任何希望。」我已經在這兒坐過了多少日子，當年的亭台我也見夠了。可是我怕等到召喚了才走。」

蒂娜小姐，我覺得原希望我們會來一陣很精彩的談話，可是她也許看出她姑姑那方面沒有她所預期的那麼客氣——說起來找我來還是爲了一個禮讓往來的用意呢。因爲要扳轉局面，好讓我們的口伴顯得漂亮一點，她就對我說：「那天晚上我不是告訴你她叫了我出來嗎？你看我愛怎麼看都行！」

「你是可憐她嗎——你教她可憐她自己嗎？」保代羅小姐就插進來問了，讓我來不及回答這一個提調。「她現在可比我在她那個年紀日子過的隨便多了。」

「你一定記得，」我說，「我一直就很容易覺得你未免有點不通人情。」

「不通人情？一百年前詩人們常這麼叫女人的。不要學那一套話；你不會和他們說得一樣好！」玖莉安娜接着說。「現在世界上沒有詩了——沒有我所知的那一種了，至少。可是我不願跟你頂嘴，」她說，我還記得她講話的聲調那麼老古派，那麼做作。「你害得我說，說！這對我一點也沒有什麼好處。」一聽到她的話就站起來，說我不

願再就誤她的時間了；但是她留住我，問一句：「你還記得，見我談房子的那一天，你不是說你樂意叫我們使喚你的貢度拉嗎？」我一口承認了，雖然立刻又驚異她總想「利用」我在這裏的那一種傾向，也奇怪她現在又存什麼心了。她就說，「你何不帶那個女孩子出去坐坐船，叫她見識見識這個地方呢？」

「啊，姑姑，你想叫我幹什麼？」這個「女孩子」叫起來，聲音抖的怪可憐。「這個地方還有什麼我不知道！」

「那麼你就跟他走，講給他聽去！」保代羅小姐狠狠的表示她頂人的那股子平不下的勁兒。這顯得她是一個刻薄，俗氣，玩世不恭的老女人。「我們不是聽說這些年來外面老在翻花樣嗎？你該去見識見識，像你這樣大——我不是說因為你怎麼年輕——總會來了你就該抓住。你的歲數也夠不小的了，我的好孩子，這位先生不會害你的。他會帶你去看那些有名的日落；如果還有得看的——還有得看嗎？我的太陽可是很久以前就落了。然而這並不成爲一個理由。此外，我也絕不會慫恿你；你以爲你太重要吧，帶她到比雅哲去；那地方從前很美，」保代羅小姐接着對我說。「他們把那座好玩的老教堂弄成什麼樣子了？我想她總還沒有塌下來吧。讓她去看看那些商店；她身上可以帶點錢，她可以隨意買點什麼。」

可憐的蒂娜小姐站了起來，又狼狽又無可奈何，我們倆人站在她姑姑面前，若是叫一個旁觀者看見了，一定要以為我們這位年高德劭的朋友正拿了我們開一個稀有的玩笑。蒂娜小姐用一堆不清楚的叫喚和嗚嗚招架着；可是我連忙就說與她不嫌棄我的小船的款待，我也保她一路去還不至於阻損。要是她不想怎麼需要我陪她呢，船跟船夫自可以隨她使喚；她是頭一等好漿手，一切她都不必耽心。蒂娜小姐沒有確定的回答什麼，從我這邊轉而向窗外望去，直像要哭的樣子，我就說一旦保代羅小姐答應了我們，我們自會很容易商定一致的辦法。我們可以抽出一點鐘來談談。時間隨她定，最近幾天裏那一天都行。於是我給老女人鞠個躬，一邊又問她能否允許我再見她。

她又擱了我一下；然後她說：「這在你的幸福上很必要嗎？」

「我說不出這一定會叫我多快樂。」

「你這個人客氣得出奇。你不知道這簡直是苦死我嗎？」

「我怎麼能信呢，既然你現在比我才進來的時候更有精神，更煥發了？」

「他說得很對，姑姑，」蒂娜小姐說。「我想這於你確有好處。」

「你看不夠動人嗎，我們誰都關懷別人，要別人快樂？」保代羅小姐冷嘲一句。「如果如果你以為我今天很煥發，你就實在鬧不清你正在講的什麼；你從沒有見過過一個

可人的女人。你們這種人懂得了什麼第一流人士的交往？」她喊起來；但是不等我告訴她，就接着說，「別惹我；我已經毀了。我的門關了，不過有時你可以敲敲。」

這樣她就打發了我，我就離開了這間屋子。門在我身後關上了，可是蒂娜小姐，和我所想的正相反，却留在裏面了。我慢慢的穿過大廳，可是上樓之前，又在那裏等了一等。我的盼望應驗了；不一會兒我的女引導就跟我來了。「去比雅哲真是個好主意，」我說。「你要幾時去——今晚，明天？」

她剛在窘過，如我在前面提過的；可是我早就看出來，現在還要觀察到，蒂娜小姐每逢難為情的時候他並不——像一般女人在同樣情形中那樣——扯到一邊去，失手失腳，躲躲藏藏的，反而好像再往前湊一步，用一種乞憐的，小鳥依人似的懇求人家饒了她，庇護她。她的樣子就像永遠在祈求幫助和辯白，然而世上的女人再沒有一個能比她更不像一個喜劇裏的角色了。你一對她好，從此以後她就絕對信賴你；她的忸怩不安消失了，於是把最大的親近，她所僅能想像的無邪的親近，就認為理所當然。她不知道，她現在聲明說，她姑姑究竟怎樣了，竟這麼急轉直下的變了，心裏有了主意。我回答說她得找出來這是什麼主意，再告訴我；我們就一塊兒到佛羅浚咖啡室去吃一客冰吧，聽奏樂的時候她該給我報告報告。

「喔，要費多少時候我才能『報告』給你聽啊！」她帶點愁容說她也不能答應。無論是在當天晚上或是第二天晚上給我這一種滿足。然而現在我倒有耐性了，因為我想只須等待；事實上，在這個星期末，晚飯後的一個可愛的黃昏，她步入了我的貢度拉，事先，爲了用誌這一個盛舉，我裝上了第二條菜。

五分鐘以後我們就划到了大運河裏，於是她樂的嘴裏念念道道的，新鮮極了，好像她是剛到的遊客。她已經忘記了這條大河道在一個清朗的夏夜有多麼的燦爛，也忘記了在大理石的高樓大廈和水光燈影之間，一路泛去，吟味起來，心情會怎樣的自在逍遙。我們划了好久，划得很遠，雖然我的朋友沒有樂的尖叫起來，但我敢說她完全放懷了。她不僅高興，還得意忘形；這個勾當對她是一個大解放。貢度拉慢慢的划前去，好讓她多享點福，她靜聽槳聲划進了狹運河的時候，聲音變大了，更富有音樂性的流動，好像她覺得這聲響是威尼斯的一種啓示。我問她有多久沒有這樣划過船了，她回答：「噢，我不知道；很久了——我姑姑身體壞起來了再就沒有划過。」這不是第一次表示她非常說不清以前的年月，劃開保代羅小姐出風頭時代的年限。我不好隨便帶她出外得太久，可是我們還是兜了一個大圈才去比雅哲。我什麼也不問她，打算暫時不談她在這裏的生活和我所想知道的事情；我倒是把我一肚子關於四周景物的珍聞灌進她的耳朵，也描摹

佛羅倫斯和羅馬的風光，大談其旅行的魔力和益處。她很聽得進去的聲音深深的皮囊子，把我提到的每一樣東西都仔細的打量，打量一直等到許久以後才說她儘許可以說比我還多知道一點佛羅倫斯，因為她和她那位女親戚在那裏住了好些年。最後她帶了小孩子那種醜態的不耐煩，問了我：「我們現在真是到比雅哲去嗎？那裏我才想去看看呢！」我立刻吩咐船一直往那兒划，於是我們默默的坐着，等下船。然而過了一會兒，她突然自動的迸出一句：「我想出了我姑姑是怎麼回事了……她怕你走！」

我簡直張口咋舌了。「她怎麼想起了這一點？」

「她早就覺得你不高興。所以她現在就不同了。」

「你是說，她想叫我高興點嗎？」

「喔，她希望你不走。她要你留下。」

「我猜你是說爲了房錢，」我懸直的說。

蒂娜小姐的懸直這一來只有變本加厲了。「不錯，你知道；好讓我多一點錢。」

「她希望你該有多少呢？」我趁我現在所感到的一團豪興信口亂問去。「她應該定一個數目，好叫我住到送滿了這筆錢再走。」

「哎喲，我可不喜歡你這樣，」蒂娜小姐說，「那就開所未聞了，要是你這樣的不

憚麻煩。」

「但是萬一我自己有事情要留在威尼斯呢？」

「那麼你頂好還是去住別的房子。」

「那麼你姑姑又要怎麼說呢？」

「她當然一點也不願意。但是我倒認為最好能撤下你的事情，索性一走了之。」

「蒂娜小姐，」我說，「撤下我的事情可不容易！」

她沒有立刻回答，可是過了一會兒又進出一句：「我猜我明白你有什麼事兒了。」

「我敢信，因為那天晚上我簡直告訴了你我是多麼希望你幫我實現我的事情。」

「不欺騙我姑姑我就辦不到。」

「你說欺騙她是什麼意思？」

「喔，她絕不會答應給你所要的東西。人家從前向她要過，也給她寫過信。她還為

了這個氣的嚇死人呢。」

「那麼她確有些有價值的遺稿了？」我急轉直下的嚷了。

「嚇，她什麼都有！」蒂娜小姐歎口氣，樣子厭煩得奇怪，臉忽然沉下了。

這些話叫我渾身的脈搏都跳起來，因為我把它當作了一個寶貴的好證據。我深切的

感覺到我連話都說不出，說話中斷的時候，貢度拉靠近了比雅哲達。下了船我就問我同伴願意繞看方場溜一圈呢，還是到大咖啡室前面去坐坐；她回答說隨我看怎麼好就怎麼辦——我只是不能忘記她沒有多少時間了。我說租保時間還足夠我們玩了這一套還玩那一套。我們就沿着長廊兜了一圈。一看見商店的那些輝煌的玻璃窗，她馬上就恢復了精神，她逗留着，停下來看，誇誇裏面擺的東西，一下或者貶後句，問問我覺得怎樣，對價錢發發議論。我的注意力老從她那裏轉到別處去；她方才說的「哎喲，她什麼都有！」老在我心裏回響。最後，在方場上排着的那些桌子中找着了一張空的，我們就在佛羅凌咖啡室前面濟濟一圈中坐下了。難得有這麼美的一個晚上，無論誰都出來乘涼；蒂娜小姐爲了她重新到大庭廣眾來，不可能盼望天時更吉利一點吧。我看出來她對於這一切心裏所感到的甚至於比她口裏說的還多哩，不過她簡直有點裝不了這麼少的印象。她已經忘記了人世的吸引力，而現在才知道她在一生中最好的那些年頭多少有點被無情的騙去了人世的享受。她可並不因此就惱怒；不過她一領略眼前的美景，面上雖然帶笑而欣賞，却流露了一點感受了損傷的驚訝的顏色。她不說話，深深的意會那些一去不再來的好機會，該是從前很容易碰到的；於是我就得空對她說：「你方才是不是說你姑姑打算讓我偶然去見見她好把我留住嗎？」

「她以為如果你有時能去看看她，你就會另有想法了。她真不樂意叫你走，所以她精願讓這一步。」

「她覺得我以為見見她對我會有什麼好處呢？」

「不知道；一定是很有意思，」蒂娜小姐率直的回答。「你自己告訴過她你覺得那樣才有意思啊。」

「我說過；可是不算得誰都那麼想。」

「自然，不見得，不然，要來試一試的人太多了。」

「喔，假如她能這麼想，她進一步也會想到這一層，」我繼續說：「想到我一定有個特殊的原因，才不學別人那樣的不在乎她如何令人感覺興趣——才不放過她。」蒂娜小姐看來像摸不清這句有點複雜的話是什麼意思，於是我又接下去：「如果你沒把那天晚上我對你說的告訴她，她就連猜都猜不到嗎？」

「誰知道——她非常疑心。」

「可是她並沒有因為人家不得體的好奇，橫受迫害。才這樣吧？」

「不，不，並沒有因為這樣，」蒂娜小姐說，一副苦臉轉給我看。「我不知道怎麼說才是，是因為她過去有一點事兒——多少年前了，那時候我還沒有出世呢。」

「有點事兒？是什麼事兒呢？」——我問得好像我摸不清頭腦。

「喔，她從來沒有告訴我。」我敢說我朋友說的是實話。

她是非常的爽快，簡直叫人有點受不了，常時我必裏想要是她不這麼直心眼，她就會更叫人滿意點。「你想那是跟傑夫瑞·阿思培的信件——我是指她現在有的那型東西——有點關係的事兒嗎？」

「我敢說是！」我的同伴叫了一聲，好像我的話是個好提示。「那些東西裏哪一樣我一直都沒看見過一眼。」

「一樣也沒有？那麼你怎麼知道是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蒂娜小姐心平氣和的說，「他們從沒有將過我的手裏，不過她拿出來的时候我就看見了。」

「她常常拿出來嗎？」

「現在不，從前可拿。她非常喜歡牠們。」

「也不管牠們拖累人？」

「拖累人？」蒂娜小姐重複一遍，好像不清楚是什麼意思。我簡直覺得自己像一個人在引壞青年人的天真。

「我是暗指牠們包含了很多痛苦的記憶。」

「啊，我可不以爲有什麼事情說得上痛苦。」

「你是說沒有什麼事情影響她的名譽？」

保代羅小姐姪女的臉上立刻就顯出一種比平常還怪的表情——好像她自認她沒辦法，又像懇求我對她緩和點，包涵點。我已經把她帶到比雅哲來，把她安設在那些動人的景色中，叫她很能領受我照顧了她，而現在竟顯得把這一切統統都當作賄賂了——賄賂她這背點她的姑姑。她性情很柔順，爲了討好一個顯然待她好的人，她簡直什麼都可以作；但是在她看來待她最好又無過於不太自恃這一點。夠奇怪的，我後來真想到，她怎麼一點也不見怪我不顧全她姑姑的名譽；那該就已經是最不漂亮了，即便涉及的事項比當前的還次要——依我的觀點來看。我想她實在並沒有較量到這一層。「你是說她作過什麼不好的事情嗎？」她就問。

「老天有眼，如果我那麼說，而且這也不關我的什麼。而且，就算她作了，」我說得很順耳，「那也是在那一代，另一個世界了。可是她爲什麼不毀了她那些遺稿呢？」

「暖，她太愛牠們了。」

「哪怕到如今，哪怕她或許快死了嗎？」

「或許她準知道自己要死了。」

「喔，蒂娜小姐，」我說，「這正是我願意你去防止的一着了。」

「我怎能防止呢？」

「你不能把牠們從她那兒拿走嗎？」

「拿走了給你？」

這在表面上看來把事情諷刺得鋒利，但是我敢保她並無此意。「喔，我是說你可以讓我看看，翻閱一遍。這不是爲了我自己，也不是爲了別人我才不惜任何代價求得牠們。只是因爲牠們對於讀畫界有那麼大的價值，對於傑夫瑞·阿思培的歷史會有說不出多重要的貢獻了。」

她照平常的樣子靜聽我說話，好像我對於她從未聽到的事情知道的非常多，於是我覺得我簡直跟一個硬闖進一個辦喪事人家去的新聞記者一樣的卑賤。這一點立刻就顯出來了，因爲她說：「從前有一位先生寄信給她，跟你說的這些話一模一樣。她也跟她要遺稿。」

「那麼她回信沒有？」我問，有點自愧不像她那麼誠實。

「只在他寄過兩三封信以後。她叫他氣的很厲害。」

「那麼她說什麼來着？」

「她說他是個惡棍，」蒂娜小姐說得一點不含糊。

「她信裏也這麼說？」

「哦，沒有，她只對我這麼說的。她叫我給他寄信。」

「你說些什麼呢？」

「我告訴他我們壓根兒沒有什麼遺稿。」

「唉，可憐的先生！」我感歎了一聲。

「我知道我們這兒有，可是我只能照她吩咐的寫。」

「自然你應該那樣。但是我希望我不要當了惡棍。」

「那就看你叫我替你作什麼了，」我的同伴含笑了。

「啊，萬一你也有一天要把我這麼看待，我的事情就糟了！我不會叫你給我偷什麼，甚至也不叫你撒一點小說——因為你不會。撒謊，除非在紙上。但是最要緊的還是不讓她毀了那些遺稿。」

「不行，我管不了她，」蒂娜小姐說。「倒是她管着我。」

「但是她管不了自己的手和腳，不是嗎？她毀她信件的最便當的方法就是燒。沒有

火她就不能燒，而你不遞火給她，她就沒法點。」

「向來她叫我作什麼我總就作什麼，」我這位可憐的朋友辯白說。「此外還有奧林比雅呢。」

我正要說奧林比雅也許拉攏得過來的，可是我又想頂好不要唱這種調子。所以我只說這個容易出毛病或者還容易對付。

「誰都叫我姑姑對付得了，」蒂娜小姐說。於是她就想起來她的假已經放完了，她非回家不可。

我把手從桌上伸過去壓在她的胳膊上，請她再待一會：「我希望於你的只是大體上答應幫我忙。」

「啊。我怎麼能。怎麼能？」她問，猶疑不安的，她半驚半怕，因為我把她看得這麼重要，我求她採取行動。

「主要的就是你耍小心的看着她，及時的提醒我，趁她還不會造下這個孽。」

「她叫我出去的時候，我就不能看着她了。」

「這話很對。」

「你叫我出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天，你難道覺得今晚就會作出什麼來嗎？」

「誰知道。她非常狡猾。」

「你是想嚇唬我嗎？」我問。

我覺得我的同伴把話也答得算到家了，因為她念道着，像默想什麼，簡直像有點嫉妬：「喔，她疼他們——疼他們！」

這一點反想，那麼着重的說了一遍又一遍，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但是想再多得點慰藉，我就說：「如果她死以前不打算毀了我們所說的那些東西，她也許會在遺囑裏有一番處置。」

「在遺囑裏？」

「她沒有爲了你立遺囑嗎？」

「啊，她簡直沒有什麼可遺的。這就難怪她愛錢了，」蒂娜小姐說。

「既然我們在認真談事情，你願意告訴我你和她靠什麼過日子嗎？」

「靠一點從美國來的錢，從一位在紐約的先生——我想是一位律師吧。她每一季給我們寄一回。這可不能算多！」

「她不會把這筆錢作了措置嗎？」

我的同伴遲疑了——我看見她臉紅了。「我相信那是歸我的，」她說；說話的神氣和語調都表示她平素那麼不常想到自己，惹得我簡直覺得她可愛了。一會兒她又補充上去：「但是有一回她在這裏請了一位律師來，很久很久了。隨後又來了些人，簽了些什麼。」

「他們或許是證人。他們沒叫你簽字嗎？那麼，」我大談道理，急促而滿懷希望，「那是因為你是承繼人。她一定已經把所有的文件都留給你了！」

「如果她已經規定了，那一定也附了些非常嚴格的條件，」蒂娜小姐回答，立刻站起來，這樣就顯得她的話說的有點兒堅決。她的話好像是說這一項遺贈帶了附款，就是這些遺件留下以後還得照舊不讓任何好事人過目；其次，如果我以為她是個不遵守這種絕對的禁誡的人，我就大錯特錯了。

「噢，自然你得遵守這些條件，」我說；她沒有說什麼話來減輕一點兒我這個結論的嚴峻。然而後來當我們正要下船的時候，雖然歸途上我們簡直沒說話，她突然對我說：「我一定儘力幫你忙。」我頗以此深感滿意——就目前這一步而論，一切很不錯；可是，就是這樣，在當天晚上，睡不著而擔憂的時候，我還是不敢不想起現在有了她的話佐證我原先的觀感，覺得這個老女人是一肚子的鬼計。

第七章

事後多少天我都提心吊胆，不知道她這方面的性格會引她做出什麼來。我等着蒂娜小姐給我一個暗示；我簡直認為有責任讓我聽信兒，讓我確實知道保代羅小姐毀沒毀了她的寶貝。但是因為她一點信號也不給，我就等得不耐煩，於是決定讓我自己去探聽。有一天傍晚我就打發人問問我能否去看看她們，不久我的用人就帶回了驚人的消息。保代羅小姐居然可以一點也不費麻煩的就接近到了；她已經挪到沙拉裏，正坐在俯瞰着花園那個窗口。一下樓我就看見他所描摩的果然不錯；老女人已經坐在輪椅上，推到了塵世來了，或者大半因為她的衣服比平時鮮明，她的神氣像是預備和凡人再來點交往。然而凡人還沒有成羣的來包圍她，她仍然非常孤獨，雖然那扇門大開着，起初我並沒有見蒂娜小姐的影兒。她身邊的那個窗口置了傍晚的陰涼，有一扇百葉窗已經推開了，所以她能看見這座怡人心目的花園，那裏多少樹木都叫炎夏的太陽晒乾了——她看得見黃黃的夕暉和長長的影子。

「你是來告訴我你還要住六個月嗎？」她問，見我走近就問，把我一下子就楞住了，

由於她貧婪的樣子裏有點粗俗不堪的地方，簡直像她以前還沒有露過這副相兒給我看呢。玖莉安娜一心要從我們的過往中生利的慾望，在前面我已經說得夠清楚了，與我想像中曾經發過一個大詩人寫下了多少行不朽詩句的那一位女人，非常不調和；但是我可以在此確說我到底承認了有許多地方得諷諷她。都是我點起了她那種不堅忍的慾火；都是我叫她知道了她生財有道。她自己好像從來也沒想到那一層；她在一所比她需要的大過五倍的房子裏住了多少年，空着多少頭不知加以利用，要解釋我只能推測：房子儘管寬敞，她自己享受得簡直不化什麼錢；她的收入儘管少，但是叫她在威尼斯過日子還綽有餘裕。忽然有一天我自天而降，教會了她打算盤，我把花園上恣意揮霍而佈置起來的那一齣趣劇，又不由不把我顯得是一個冤大頭。有些人到晚年會一旦實現了把觀點改變的奇蹟，她就是這樣，現在已經變得很厲害了；她狠狠的抖抖的一把抓住了我的暗示。

我自動走過去把這處靠着牆的一把椅子拿過來——她滿不管我該坐啊站的；我把它放在她身邊，就用很高興的樣子開口了：「啊，小姐，你多麼富於想像，多麼有見識！我不過是個寫文章的窮小子，挨一天過一天的，我怎麼能成年的和府邸呢？我的日子朝不保夕。我還不知道六個月以後我還有沒有麵包放到嘴裏去。我叫自己拿過一陣子福；

已經算是極大的奢侈了。但是再這樣下去——！」

「你的房錢太貴了嗎？如果嫌貴，你可以不用另出錢再住幾間，」玖莉安娜回答。「我們可以商量，我們可以 combine (註) 說句本地話。」

「哦，不錯，既然你問我，我的房錢是太貴了，貴得太多，」我說。「不用說你以為我比我實際上闊。」

她看着我，好像從她的洞口往外看我的樣子。「如果你著書，你不賣嗎？」

「你是說人家不買嗎？買一點，一小點兒——不像我所希望的那麼多。著書，除非你是個大天才——即便如此——也是發財的最下策。我想寫好文章也不能多賺點錢。」

「或者你沒選着好題目。你儘寫些什麼呢？」保代羅小姐不服氣的追問了一句。

「關於別人著的書。我是一個小小的批評家，詮釋家，歷史家。」我要看她說什麼。

「現在我要問別人是什麼人呢？」

「嚇，都是比我強的人；大半都是大作家——過去的大哲人，大詩人；那些死了，

過去了，再不能替自己說詔的可憐人。」

「你怎麼說他們呢？」

「我說他們有時很鐘情非常聰明的女人！」我當作開玩笑說。照我想，我已經估計好了我的冒險了，可是話一出口，我就嫌說得太輕率了。然而，既然吐露了，我也不後悔，因為也許老女人究竟會願意款待吧。看樣子相當明顯，她知道我的祕密；所以又何必把程序拖延呢；可是她並沒有把我所說的當作了招認；她只問：

「你以為把過去翻出來是對的嗎？」

「我覺得我不明白你所謂翻出來是什麼意見。我們不挖掘一點，怎麼能發現過去呢？現在總是那麼粗魯的把它壓下去。」

「喔，我喜歡過去，但是不喜歡批評家。」我的女東家宣稱，一副凌人而自得的樣子。

「我也不喜歡，可是我喜歡他們的種種新發現。」

「他們一大半不都是謊話嗎？」

「他們倒有時會發現說話，」我說，微微的笑這句話說得這麼冷冷的不客氣。「他們往往揭露了真理。」

「真理是上帝的，不是人的；我們頂好由牠去，誰判斷得了真假呢？——誰說得了？」

「我們都是無知得要命，我知道」，我承認；「但是如果我們不設法，所有的好東西都要怎樣了？我剛才所說的那些大哲人大詩人的作品都會怎樣？那豈不都成了一堆廢話，如果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丈量一下？」

「你把話說得活像個裁縫，」保代羅小姐想入非非的說了一句；於是趕緊補充，語氣不同了：「這所房子很好；各部份記得挺堂皇。今天我想再看看這一部份。我叫她們送我到了這兒來。剛才你的用人來問我肯不肯見你的時候，我正要請你來問問你是不是願意再住下去。我想規定規定我預備再租給你哪幾間房子。這個沙拉很大方。」如像一個拍賣人接着說，我猜她那對導了的眼睛動了一動。「我不相信你從前常住這麼一所房子吧？」

「我租不起！」我說。

「那麼六個月你給我多少錢？」

我幾乎要喊出來——我臉上受罪的發兒也直要露出了一種道德意識——「別這樣，致新安娜，看他的面上，別這樣！」可是我按住了自己，不那麼面紅耳赤的問了；「爲

什麼我要住那麼久呢？」

「我以為你喜歡住，」保代羅小姐說，板起她滿臉的皺紋。

「我原先本以為如此。」

半晌她都沒有再說什麼，我也只讓我自己的這句話能怎樣提示她就怎樣提示她。我一半希望她夠冷靜的說，如果我失望了，我們就無須再往下談了，我也就不管我相信她現在心裏有數了——不論怎麼想起來的——有點明白了我的失望來得很自然。但是我完全想不到她末了竟說：「萬一你嫌我們待你不夠好，或者我們能再想別的辦法待你好一點。」這句話說得總有點不得當，我不禁又笑出來了，我隨就解釋說她講得像我是個鬧別扭的小孩子在牆角落說着嘴賭氣，非等人來「哄」不可。我沒有一句抱怨的話可說；還有什麼能勝過蒂娜小姐幾天陪我去比雅哲的厚意嗎？於是老女人接着說：「囉，那是你自己招上來的！」然後又換了語氣說：「她是個非常好的女孩子。」我懇切告訴她我同意這句話，她說希望我這麼說不純是爲了客氣，而是我真歡喜她。同時我更奇怪保代羅小姐要說什麼了。「除我以外」，她說，「她如今在世界上就沒有有一個親戚。」她形容她可愛，沒掛牽，莫非想把她姪女當一個 *part* (註) 看嗎？

註：擷取提親事中的一方面。

一點也不錯，我出不起這麼高的價錢把房子再租下去了，我早已把我預備辦這件事的現金簡直全盤都捧出來了。我的耐性和時間可一點也沒有用盡，不過我只能照普通的威尼斯標準用他們了。我跟這個寶貴的人物作銀錢上的交涉是如此不調和，要是她訂的房價比任何別的 Padrona di casa（註）只貴上兩倍，我願意照數付錢，但是我不願意給她比人家多了二十倍的房錢。我跟她說的那麼直爽，我的直爽好像有了點靈驗，因為她喊出來：「很好，你已經作了我要你作的——你已經出了價！」

「不錯，但不是說定給半年只是論月算。」

「喔，那麼我得想一想。」她好像失望了，因為我沒有給自己規定一個長時期。我猜她又想留我又想給我澆冷水，她一本正經的說：「你夢想不出六個月你就可以走得脫嗎？你夢想就在第六個月底你會分明有幾分離你的勝利更近了嗎？」我心裏只想她要跟我耍個把戲，一邊叫我把自已細住不能走，而事實上她早就把她的寶貝毀了。有一刻我在這一點上懸懸不決得很厲害，我差點兒就要開口問了，結果止住了我的是一種本能的畏縮——怕我問錯了——不敢冒終於自己露出馬脚來的那一場難堪。她是那麼一個不可捉摸的老妖精，你永遠不知道跟她處到了那一步田地。你或許想這是不是就把疑難解除

註：寫文，女房東。

了，看她剛剛說完她要把我的話考慮考慮，也沒有什麼着痕跡的變換，她就一下子用她羞羞澀澀的手，從口袋裏抽出了一個包在縐了的白紙裏的東西。她把東西拿了一會兒就說：「你很懂得珍奇嗎？」

「珍奇？」

「古董，現在大家化多少錢去買的那些古玩。你知道人家爲了牠們肯出何等的價格？」

我猜我看出她要做什麼了，但是我故意天真爛漫的問：「你想買一點什麼嗎？」

「不，我要賣。一個雅好古玩的會出多少錢買這個呢？」她打開白紙，作個手勢叫我把一張橢圓形的小畫像拿過去。我接過來，只希望我的手指不要顯得把牠捏得太緊。於是她補充了一句：「除非價錢高我才肯脫手。」

第一眼我就看出這是傑夫瑞·阿思培了，我也很知道我一認出就不由得臉紅了。然而因爲她盯着我，爲了顧全前後一致我就嚷起來：「多不凡的一張臉！千萬告訴我他是誰。」

「他是我的一個老朋友，當年是一個名重一時的人物。他親自把這張肖像給我的，但是我不敢提他的名字，因爲怕你從來沒聽說過他，儘管你是一個批評家和歷史家。我

知道世事變得很快，下一代就忘了上一代。在我年輕的時候，他是第一等名流。」

她也許駭怪我逞能，可是我倒驚訝她逞能；因為她有這麼個身體，這把年紀，居然還有那麼大精力那麼樣跟我鬧着玩，只是爲了開開心心——有心情試驗我，騙我，捉弄我。至少我就拿這個解釋了她之所以拿出這一件遺物，因為我不能信她真打算賣了它，或者關心我報答她什錢行情。她無弄想把懸在我面前幌一幌，然後就給它標一個叫人家不敢過問的高價錄。「我又看見這個臉子，真叫我納悶兒，」我說，把東西這麼拿着又那麼拿着，非常仔細的端詳它。這是一張精心結構而並不了不起的藝術品，比普通肖像劃的要大一點，畫的是一個年輕人，一團面孔漂亮得很出色，穿着綠色的高領外衣，淡黃色的背心。我覺得這張像畫得很像。我斷定畫的是本人在二十五歲前後，一般人都知道另外還有三張詩人的畫像留在世上，但是沒有哪一張年代有這張雅緻的畫像那麼早。「我沒有見過本人，顯而易見他是前代的人了，可是我倒見過這副臉的另外的畫像，」我接下去。「你覺得我們這一代不見得聽說過這位先生？但是無論怎樣我想他是個名人。到底他是誰？我不能隨便指出他是誰——我不能給他個標明。他不是個作家嗎？當然他是個詩人。」我故意要她而不是我先開口說出傑夫瑞·阿思培的名字。

我這樣決定，實在忽略了傑夫瑞小姐極端堅決的個性，我從沒有聽見她說過那幾個

在她那麼重要的字。她不管理我的問題，只是伸起手來預備把像拿回去，那個動作雖然顯得沒力氣，却非常蠻橫。「只有自己認識他的人才會出我所要的價錢，」她有點冷冷的說。

「嘿，那麼你有定價？」我還不把這個好東西還給她；不是有意報復，而是我根本就捨不得牠。我拿着牠不放手，我們只互相瞪着。

「我知道我最少要多少。我想問你的是最多我可以得多少。」

她動了一動，縮攏了起來，好像怕丟了她的寶貝，嚇得一緊張就不得不掙扎着要站起來，把畫像奪回去。我立刻重新把它放到她手裏，一面說：「我本想自己要牠，但是照你的想法我實在夠不上格。」

她把這張橢圓形的畫片翻過去放在她的膝上，我聽見她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好像她剛用了大勁，或者剛從那兒逃了來。然而過了一會兒她照樣能說：「你會買你所不知道的——個人的畫像，又兼是一個不出名的畫家的手筆？」

「這個畫家或許不出名，不過這東西畫的好極了；」我回答，給我自己找一個理由。

「你真僥倖居然想到這麼說，因為這個畫家就是我父親。」

「那麼這張畫像自然可貴了！」我興高采烈的回答；我可以補充說我這麼開心，一半是因為我證實了我把保代羅小姐的出身沒有推算錯。自然，阿思培到她父親的莊園裏等着畫像的時候，看見了這位年青的小姐。我對保代羅小姐說，如果她肯把她的東西在我那兒寄放二十四小時，我樂意考慮考慮；但是她沒有別的回答，除了不聲不響的把牠溜進口袋裏。這更叫我相信她在活着的時候絕無誠意賣了牠，雖然她未嘗不會想知道，如果把它留給她姪女，叫她最後可望賣得多大一筆錢，好稱她自己的心。「喔，無論如何，我希望你不要不告訴我就賣了牠，」看了她仍然不回答，我就說。「別忘了我是一個可能的主顧。」

「我倒想先娶你的錢！」想不到她回答得這麼無禮；於是，好像她想我大會埋怨她這麼一個說話的腔調，想把話題撇開，所以就突然問我和她姪女那樣子晚上出去的時候和她談些什麼。

「你說得好像我們養成了習慣，」我回答。「要是這當真成了我們的好習慣，我一定很高興。但是在那種情形之下我更覺得該當心我洩露了一位女士的 confidence。」（註）

「她的 confidence？我姪女也有 confidence？」

「她就在這兒了——她自己會告訴你，」我說；因為蒂娜小姐這時就在老女人的客

廳門檻上出現了。「你有 confidence 嗎，蒂娜小姐？你姑姑非常想知道。」

「對她可沒有，對她可沒有，」這個年輕點的女人聲明，慘然的搖搖頭，既不滑稽，也不做作。「我不知怎麼對付她才好；她一陣一陣不謹慎得怪可怕。她那麼容易累——可是她游蕩起來了，在房子裏拖着自己到處去。」於是她低下頭來看看她這個多年來的老搭檔，茫然若失，好像她們這麼久的接觸和習慣都不能有時候叫人比較容易摸得清她的乖戾。

「我知道我在幹什麼。我沒有發昏。我敢說你倒想以為我如此，」保代羅小姐說，冷嘲得鋒芒畢露。

「我想你不是自己到這兒來的。蒂娜小姐一定幫了你一手。」我插了一句給她們和解。

「哼，她堅持要我們推她出來；你看她堅持起來才厲害哪！」蒂娜小姐說，還是帶

註：英文 confidence 一字在此處譯成中文有三種意思。首先在「洩露了一位女士的」以後

，意為「機密」或「心事」；其次在保代羅小姐話裏，意為「自恃」或「大胆」；最後省略在蒂娜小姐的「對她可沒有」中，意為「信任」；中間脫故事人自己口中的「你有 confidence 嗎？」則三種意思都可以解釋。

了恐懼的語氣；好像不知道她姑姑接去還會逼她做什麼她自己不贊成的差事。

「我要怎麼辦人家差不多總就給我怎麼辦，謝謝天！跟我一起住的都依順我的脾氣，」老女人接着說，出於她那點殘餘的傲氣。

我和悅的接口說：「我想你是說他們都聽從你。」

「喔，無論什麼事——只要他們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正因為我喜歡你，我才想和你作對啊！」蒂娜小姐不自在的笑一聲。

「喔，我希望你下回帶保代羅小姐上樓去看看我，」我說下去；於是老女人回答：「喔，不，我坐在這兒可以監視你！」

「你很累了；你今晚上準病！」蒂娜小姐嚷起來了。

「胡說；我覺得這一刻比我一個月以來都有精神。明天我還要出來。在哪兒能看見這位聰明的先生，我就要在哪兒。」

「或者在你的客室裏見我不是更好嗎？」我問。

「你的意思不是說你不可以得一個更好的機會看看我嗎？」她回答，從她的綠單子底下把我盯了一會。

「啊，我在哪兒也都還沒有呢！我看你，可是不見你。」

「你把她激惹得不像話了——這可不好，」蒂娜小姐說，對我搖搖頭，表示責備我，阻止我。

「我要看着你——我要看着你！」保代羅小姐接着說。

「那麼就讓我們儘量在一塊多化些時候吧——我不管在哪兒。那於你就什麼都方便。」

「哦，我今天把你看夠了。我滿意了。現在我要回去。」玖莉安娜說。蒂娜小姐把手放在輪椅背上，就往前推，可是我求她說讓我來。「哦，對了，你就照這樣子推我——不許你換樣！」老女人喊出來，她覺得她在又硬又平滑的地板上給我推得又快又穩。還沒有到她的房門口，她就吩咐我打住，於是她把這座高貴的沙拉最後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半天。「哦，這所房子可真大！」她念道了一聲；於是我又往前推她。我們一進客廳，蒂娜小姐就說她現在可以自己推了，同時那個紅髮的小 TOMBS (註) 也來迎接她的女主人了。蒂娜小姐的意思顯然是讓她姑姑馬上回到床上去休息。我承認，不管這一種迫切，我還是犯了逗留的疏忽；因為在這裏我覺得我離我所貪求的東西太近了——那或者就放在這間冷冷的舊房子裏的哪一處。這個地方果然是簡陋得不像會藏着什麼寶物，這

註：意文，女僕，丫頭。

裏沒有幽暗的壁凹或是掛了毯子的角落，也沒有大櫃也沒有綉帶子的箱子。並且很可能，甚至於很像是，這位老女人把她那些遺物藏在她的寢室裏，在一個推到床底下去的破盒子裏，在一個缺了腿的梳妝台的抽屜裏，在半明的燈光下不出視線的簾內。然而我還是把這裏每一樣家具，每個可能窩藏的地方都看一眼，我注意到了有五六件家具都帶抽屜，特別是一張很高的舊寫字台，配着拿破崙帝國時代風味的銅裝飾物——這個裝東西的地方雖然不牢靠，但仍然可以存點貴重的祕寶。不知道爲什麼這樣東西會那麼吸引我的注意，既然我毫不打算穿破了它；但是我老死盯着牠，直到蒂娜小姐注意了我，變了臉色。她這麼一來，倒叫我覺得我猜中了，無論從前阿思培遺稿放在哪兒，牠們此刻一定憔悴在這個寫字台的那把乖戾的小鎖後面。想叫我注意別的而不注意這個寫字台陳舊的桃花心木的前部可不容易，因爲那時我想着我和我所希望的目標才只隔着一塊小木板；但是我把我有點分散了的誠禮心又收拾起來，於是好容易才離開我的女主人。使我從容點，我對她說關於小畫像那回事我一定給她個回信兒。

「小畫像？」蒂娜小姐驚訝的問。

「你知道什麼？」老女人問：「你不用耽心。我已經定了價。」

「那麼多少呢？」

「二千磅。」

「啊，天！」可憐的蒂娜小姐忍不住叫起來。

「這就是她和你所談的嗎？」保代羅小姐說。

「想想看你姑姑多麼知道！」我只能說這句話和我年輕點的朋友告別了，雖然我該
常常願意再補充一句：「看上帝的面上，今晚在花園裏會我！」

第八章

事實上我的顧慮是不必要的，因為三小時以後，我剛剛吃過晚飯，蒂娜小姐就在我平時簡簡單單用餐的那個房間門口出現了，也沒有先通知我。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看見她我並未驚訝；這不能證明我不相信她的羞怯。她非常羞怯，但是逢到特別有理由要她大膽的場合，儘管她羞怯，她也會一直跑上我這層樓。現在我看出她真有個特別事由，使她不能不向前——使她捉住我的胳膊，當我站起來去迎她的時候。

「我姑姑病得很重；我想她快死了！」

「永遠不會的，」我有點苛刻的回答。「你不要怕！」

「去請個醫生——千萬，千萬！奧林比雅已經去請了那位常給我們看病的；但是她還沒有回來；我不知道她怎麼樣了。我對她說萬一他不在家，她就到他去的地方去找他；但明明她現在正是找遍了威尼新。我不知怎麼辦——她看起來好像支持不住了。」

「我可以看看她嗎？我可以斷斷嗎？」我問。「自然我願意去請個人來；但是我們最好還不是打發我那個用人，讓我留下來陪着你？」

蒂娜小姐贊同了這一點，我就派我的用人去請附近最好的醫生。我和她一塊兒急忙下樓，路上她告訴我在我下午離開她們一小時之後，保代羅小姐忽然得了「鬱氣」，呼吸極其困難。這已經退了，可是她精疲力盡得恢復不過來；她好像耗完了死過去了。我重複說她沒死，她還不會死呢，於是蒂娜小姐斜盯我一眼，比她從來給我的眼色都鋒利，她說：「真的，你是什麼意思？我想你不致許賴她只是裝裝吧！」我忘記我怎麼回答了，但是恐怕我心裏想那個老女人任何妖言都會施得出。蒂娜小姐想知道我怎麼惹了她，她姑姑告訴她說我把她氣成了那樣了。我聲明我一點也沒招惹她——我極其小心；一聽我說我的同伴就回答說我們的朋友確實告訴她，她和我吵了一架——這一架可把她氣翻了。我有點氣憤的說這個架是她造出來的——我想不出她氣我什麼，除非是看我不肯化一千磅買傑夫瑞·阿思培的畫像。「那麼她把那東西拿給你看了？啊，天——啊我的天！」蒂娜小姐痛苦的叫着，好像覺得她把握不了這個局面了，決定她命運的因素在她的四周濃密起來了。我回答說，爲了買他我什麼也肯拿出來，但是我沒有上千磅的錢；但是我們到了保代羅小姐的門口我就住了嘴。我覺得非常想穿過這道門，但是我以爲我理當告訴蒂娜小姐，如果我叫病人生氣呢，或者不該讓她見我的面。「見你的面？你以爲她能看見嗎？」我的同伴問了，簡直罵了怒。我倒真那麼想，不過我制住了不說，於是

我輕輕的跟隨了我這位女嚮導。

我記得當我在老女人的床邊站一會的時候，我說的是：「那麼她從沒有露出眼睛給你看嗎？你從沒有看見過它們？」保代羅小姐已經把絲罩子拿下去了，但是——看玖莉安娜帶着她的睡帽並不是我的榮幸！她的上半臉遮上了一塊像花邊的黯沉沉的細棉紗，一種臨時的頭巾，圍着她的頭纏起來，一直纏到她的鼻子尖，鼻子閉得緊緊的好像沒有知覺。只露出她雪白，稍稍的面頰和翹起了的嘴。蒂娜小姐驚奇的瞥了我一眼，顯然不明白爲什麼我這麼沒耐性。「你是對她眼睛上纏帶着東西嗎？她這樣是爲了保護她的眼睛。」

「擾，現在，現在！」蒂娜小姐搖搖頭，低聲說。「但是他們從前可真了不得！」
「是啊，實在是——從前阿思培的詩裏我們可以見到。」我再看看老女人頭上包的東西，我就想像得出她不希望任何人疑心這位大詩人讚揚的過了份。但是我不浪費時間儘去捉摸玖莉安娜，這時候她的呼吸微弱得彷彿人力不能再幫她一幫了。我把這個房間又打量了一遍，用眼睛搜索那些衣櫃，帶抽屜的箱子，桌子。蒂娜小姐立刻注意到我眼光的方向，而且我想她看出了我在看什麼；但是她沒有回應，樣子很不安，很焦急的轉過頭去，因此我覺得換刷了，這也不是沒來由，在我們快死了的同伴面前我竟轉那個

念頭在人情上實在說不過去。這是一種，我再看一眼，意識上給一個希望等她一死就把手放在保代羅小姐那些遺稿上的人，竭力挑選一個該首先試一手的容器。這個地方亂七八糟；看起來像一個老女伶的化妝室。有的衣服搭在椅子上，奇形怪狀的破包破綑到處都是，各式各樣的厚紙盒堆在一起，壓扁的，鼓出來的，褪了色的，這些或許是五十年前的東西。蒂娜小姐過一會又注意到了我眼睛所看的方向，好像她猜出了我對這些東西怎樣批評——忘記了批評他們根本不是我的事兒——她就說，也許是防備我看了這樣亂糟糟的樣子把一部份責任歸咎於她。

「她喜歡這種樣子；我們不能擱置東西。有些舊紙盒她保留了大半生。」然後她又加上一句，一半也是可憐我心裏真正想的：「那些東西從前都都在那兒。」她指指一個沙發底下，大小剛好就放進去的一個小綉箱子。牠看來是一個古怪而陳舊不堪的箱子，沐面上漆了花，裝配着花飾的提手，皺了的皮帶，顏色——最後上了一層淡綠色——大就都脫落了。顯然早年他是陪首致精安娜旅行的——在她冒險的時代，它也分享了這種生活。若是把它帶到一個現代旅館門口，看來牠一定成了一個怪東西。

「從前在那兒——現在就不在了嗎？」我問，叫蒂娜小姐那句話的含意把我楞住了。

她剛要回答，恰好就在這時醫生進來了——就是派小丫頭出去找而終於追上的那位醫生。我的用人，另去找醫生的時候，路上遇見了她帶着她的同伴，照威尼新客氣的規矩，他就跟他們一同打轉了回來，也到了這位 DOCTOR 的房門口，我看見他在那兒從醫生的肩上往裏面偷看。我叫他趕快走開，正因為一看見他那副探頭探腦的樣子我就想起我自己在這兒也太不相干了——這一個警悟，看醫生盯看我的那副鋒利的眼神就證實了，彷彿他把我當做了一個敵手擺在他面前。他是矮矮胖胖而動作敏捷的先生，帶着他本行的高帽子，似乎眼觀一切而不看他的病人。他仍然瞞着我，好像她以爲我頂好也吃付藥，因此我給他行個禮，留下他跟女人們在一起，我就下樓去，到花園裏去吸一支雪茄。我坐立不安；我不能再走遠了；我不能離開這地方。我現在不確實知道當時我想就會發生了什麼事故，可是我覺得我有待在那兒的必要。我在花徑上走來走去——溫和的夜已經來了——吸完了一支雪茄又一支，一直留意着保代羅小姐窗戶裏的燈光。窗戶現在都開了，我看得見；情形很不同。有時燈光移動了，但移動得不快；不顯出是急事臨頭的忙樣子。老女人快死了還是已經死了？醫生已經說到她這麼大年紀，實在不能對她做什麼！只能讓她平平靜靜的去了嗎？或者他不過是帶一副更例行的神氣說，她的最後一刻已經到了？那兩個女人就是來去忙看人死了時候的那些儀式？沒有在那裏，使

我很不放心，宛然我以為醫生自己會把遺稿帶走呢。我使勁咬了我的雲茄，重新又就心起來也許根本現在就沒有遺稿可帶走！

我溜了一個多鐘頭。我向一個窗口找蒂娜小姐，因為我彷彿覺得她會到那兒給我點信息。他不會看見我的雪茄在黑暗裏的那個紅點，而覺得我一定關切醫生說了的什麼話嗎？我恐怕這證明我焦急得太粗心，以致我多少還認為當然，可憐的蒂娜小姐在這麼一個時候，在她可能遭到最大的變故的當中，也會有心情想到我的焦慮。我的用人下樓來跟我講話；說他只知道那個醫生來了半小時以後就走了。既然他停了半小時，那麼保代羅小姐還活着；因為證明他死用不了這麼久。我打發用人到外面去；有些時候他的好奇心叫我着惱。現在就是這樣。他倒一直從一個上邊的窗口注視了我的雲茄頭。如果蒂娜小姐却並沒有；他不會知道我在求什麼，我也不肯告訴他，雖然我疑心他私下對我有些怪推測，而他又覺得他猜出來的很漂亮，但如果我知道得更切確一點，我一定覺得那非常叫人受不了。

最後我上樓了，但是到了沙拉我就沒有再往上走。保代羅小姐那邊的門開着，從客廳裏照出來一支燭光的朦朧。我輕輕的朝着那裏走去，而蒂娜小姐立刻出來了，站着看我向廳走起。「她好點了，她好點了。」我還沒問，她立刻告訴了我。「醫生給了她一

點什麼！她清醒過來，他還沒走她就復蘇了。他說：「一時不致有何危險。」

「一時沒什麼危險？當然是他覺得她的情形很嚴重！」

「是啊，因為她受了刺激。那真叫她受不了。」

「那麼她還會受不了的。因為她愛激動自己。今天下午她就這麼來過。」

「是啊，她絕對不能再出來了。」蒂娜小姐說，照例又一度把話岔遠了一點。

「這麼說有什麼用處？」我認爲可以這麼說，「要是她一吩咐你，你就把她咕咕轉轉的推出來了。」

「我不——我決不再那樣了。」

「你一定得學着拒絕她，」我接着說。

「噢，不錯，我會，我會作得好點，如果你告訴我應當如此。」

「你不要爲我才那麼辦——你得爲你自己。你又一切都還了原，只要你一駭怕，不亂。」

「唔！我現在心就不亂了；」蒂娜小姐說得心平氣和，「她現在很安靜。」

「她恢復知覺了嗎——她說話嗎？」

「不，她不說話，但是她握了我的手。她緊緊的抓着牠。」

「是了，」我回答，我看得出她還有多大的力氣，憑她今天下午搶那張畫像的樣子。但如果她把你握得緊緊的，你現在怎麼能到這兒來呢？」

蒂娜小姐停了一下；雖然她的臉在陰影裏——她的背正對着客廳裏的燈光，而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洋蠟放在這處，靠近沙拉的門——我想我清清楚楚的看見她在天真的微笑。「我是特意來的——我聽見了你的腳步。」

「那才怪，我是躡着脚尖走進來的，儘可能不弄出一點聲音。」

「唔，我可聽出了是你呢，」蒂娜小姐說。

「現在你姑姑是獨自個兒嗎？」

「喔不是——奧林比雅坐在那兒。」

從我這方面着想，我是討論了。「那麼我們要不要進那兒去呢？」我對着客廳點點頭；我愈來愈想要在場了。

「我們不能在那兒談話——她會聽見的。」

我差不多就要說那麼我們就靜坐得了，但是我又覺得這可辦不到，我還有點事情非常想問她。於是我就提示我們就在沙拉裏再多走幾步，可以靠進那一端，在那兒我們不會打擾我們的朋友。蒂娜小姐無條件的答應了；醫生不久就回來，她說，並且她得到那

兒去，好在門口接他。我們慢慢的穿過這美而多像的大廳，在大理石的地上——特別是起初我們不說話的時候——我們的脚步比我原先想的還要響。當我們走到那一端——那個寬窗還是牢牢的關閉着，那裏可以通到高懸在連河上的那座洋台——我就請示她說我們最好就停在這裏，因為她能早點看見醫生來。我打開窗戶，我們就到了洋台上，連河的空氣倒像比沙拉裏的還要悶，還要熱。周圍空而寂靜，四鄰都靜靜入睡了。這裏那裏一盞盞燈在黑暗中的衣帶水上倒映成雙而閃閃爍爍；一個回家的男人唱着，上衣搭在肩頭，帽子歪到耳朵上，遠遠的朝我們走來。這並不妨礙景物的非常 *comme il faut*，正如保代羅小姐所謂，當我初次見她的時候。不一會就有一隻貢度拉沿着連河划來，帶着低而有節奏的槳水聲，我們默默的望着牠，靜聽。它沒有停，她沒有載來那個醫生；她走過了我們對蒂娜小姐說：

「牠們現在放在哪兒了——本來在衣箱裏的那些東西？」

「衣箱裏的？」

「就是你在她房間裏指給我看的那個綠箱子。你說信件就在那裏面；你好像說，她已經把牠們挪了地方。」

「喔，是的，牠們不在那個衣箱裏了，」蒂娜小姐說。

「我請問你找過牠們沒有嗎？」

「真的，我找過——爲了你。」

「怎麼爲了我呢，蒂娜小姐？你是說如果你找着了，你就把牠們給我？」——我問的時候着實打了戰。

她拖延着不肯回答，我只好等着。突然她迸出了一句：「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辦——我不要怎麼辦！」

「你能再找找嗎——找找別的地方？」

她剛才說話帶了那麼怪，那麼出人意料之激動，而她底下還是用那種調子說下去：「我不能——我不能——就當她躺在那裏的時候。那不像話。」

「真的，那不像話，」我鄭重的回答。「讓我們可憐的小姐安安靜靜的休息吧，」我嘴上說的並不是假仁假義的話，因爲我真覺得自己挨罵，顯得可恥。

蒂娜小姐過一會又添上一句，好像她已猜透這一層，而又有點歉意，可是同時又想說明我真有點把她催逼得，或者至少絮聒得，太厲害了：「我不能那麼弱她。我不能騙她——說不定就在她臨死的時候。」

「老天有限如果我叫你懸他，雖然我自己可有了罪！」

「你有了罪？」

「因為我匿名改姓。」我覺得現在我得把事情剖白了，我得告訴他我對她用的是假名子，因為我怕她姑姑也許會聽說過我；就不肯收留我了。我說明了這一點，也就好像我說明了我和約翰·康諾幾個月前寫信給她們實在有關係。

她非常用心的聽着我，簡直驚奇得張着嘴，我表白完了，她就說：「那麼你的真名字——叫什麼呢？」我告訴她，她重複的念道了兩遍，加上了驚歎，「啊，啊，啊！」然後她又補充了一句：「我頂喜歡你的真名。」

「我也這樣」——我覺得我在苦笑。「噫，擺脫了那個假的我倒輕鬆了。」

「所以那是個地地道道的陰謀——是個同謀嗎？」

「嚇，同謀——我們才有兩個人，」我回答，自然把普萊斯太太略過了。

她尋思；我想說不定她要罵我們非常卑陋。但是她素來不愛這樣，一會好像在地白，不信執的深思中說了：「你們該是多麼愛他啊！」

「噫，我真是心切極了！」我猶笑了，我怕實招。願勞我就在下說，也忘了剛才良心的責備。「她自己怎麼能給他們換地方呢？她怎麼能走？她怎麼有本事賣那麼大的氣力？她怎麼能拾東西搬東西呢？」

「喔，要是人家想，要是人家那麼堅決！」蒂娜小姐說，好像她自己早就想好了我這個問題，而且也只能這麼回答——意思就是說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或者四下無人的時候，這老女人就可能有一股子奇怪的大勁兒。

「你問過奧林比雅嗎？她沒有幫了她的忙——沒有替她搬嗎？」我問；我的朋友立刻就回答說她們的女僕絕對與此無關，雖然沒有確切承認跟她講過。現在她好像有點害羞，又有點慚愧，因為她讓我看出來她怎麼爲我耽心，記掛我。突然她毫不相干的直接對我說：

「我覺得你是個新人了，你知道，現在你既然有了個新名子。」

「那不是個新的，那是個很老很老的，謝謝命運！」

她看了我一會。「唔，我真是比較歡喜你的真名子。」

「喔，萬一你不喜歡呢，我簡直要再用那個假名字了！」

「你真會嗎？」

我又笑起來，但是我總括的回答一句：「如果她能那樣子翻東西，她自然儘能夠把牠們燒了。」

「你一定得等一等——你一定得等一等，」蒂娜小姐悲慘的給我講道理；她的語調

並不能叫我增一點耐性，因為聽起來究竟像承認那種可憐的可能性。我一定學着等；還是聲明了：第一因為此外我沒別的辦法。其次那天晚上她已經答應了幫忙。

「自然要是那些信件已經完了，那也就沒有用了，」她說：「並不像她要退出去不管，而是要預先留個後步。」

「自然。但只要你能找出來啊！」我哼了起來，又抖抖擻擻。

「我原想你答應等了。」

「喔，你是說甚至也要等那個？」

「等什麼，請問？」

「啊，不等什麼，」我帶點傻氣的回答，因為我不好意思告訴她我竟肯拖延日子的意思是什麼——就是說或者她不僅能找出東西來而且還能幫別的忙。

我不知道他是否猜到這一點；無論如何她似乎覺得她照規矩該對我嚴厲一點。「我可沒有答應去騙她，我答應過嗎？我想我沒有。」

「你答應沒答應沒多大關係，因為你根本不會！」

再可能不過了，她準一點兒也不會爭論，即使我們沒有看見了醫生的貢度拉飛駛進小運河，划近了這所房子，因而分了她的心。我注意到他是儘可能快點趕回來，好像他

相信我們的女房東還沒有脫出了危險時期。我們往下看着他下船，於是就回到沙拉裏去迎他。不過他一上來我自然而然就讓蒂娜小姐一個人陪他走，只請他答應我一會兒再回來聽消息。

我從房子裏出來，走了很遠，一直調比雅哲，在那裏我的心緒還是平定不下。我不能坐下；現在已經很晚了，雖然還有人坐在咖啡店前面的小桌子那兒；我只能不自在的兜兜圈，這樣有五六次。最後我又回家去，漸漸的不知怎麼就迷了路，又像我平常在威尼斯出門的那樣子；所以到了我的門口早已是過半夜了。沙拉的樓梯和平時一樣黑，當我經過這裏的時候，我的燈沒有照着一點叫我滿意的東西。我很失望；因為我通知過蒂娜小姐說我要回來聽消息，並且想她或許會留了一盞燈在那兒當做一個記號。她們那一套房間的門是關着的；這好像暗示了我那個畏畏縮縮的朋友不耐煩再等我就上床睡了。我站在沙拉中間，一邊尋思一邊又希望她能聽見我來了或者探出頭來望望，也對我自己說她姑姑正處在這麼一個嚴重情形之下，她不會就去睡的；她會坐着，看着——她會坐在一張椅子上，穿着她的浴衣。我往門口再走近一步；我站下來聽。我什麼也沒聽見，最後我輕輕的敲兩下。沒有回應，又過了一會我就攥了門把。屋子裏沒有亮；這就應當止住我的脚步了，但是他沒有那種力量。如果我已經坦白的陳明了我要獲有傑夫瑞·阿

思培這稿的慾望使我能做出了那些新構入，不知題的事兒來，我覺得我也用不着怕承認這最後一次的冒失。我把他算做我所作的最壞一件事，只是也情有可原。我函欲聽到以莉安娜的消息，雖然其中無疑的也不是全無私心；蒂娜小姐又好像已經答應再見我一次而我也該講信用守這次約。或者說她叫這地方不留一點疑是明白表示真讓我知道她已經放了我（註）；對於這一點我只能回答說我不希望她放了我。

保代羅小姐的房門是開着的，我可以看見門內有一支蠟燭的弱光。沒有一點動靜——我的脚步沒有驚動了誰。我再往前走步進來；我留在這兒，手裏拿着燈。我希望能想法給蒂娜小姐一個出來會我的機會，如果，我想是無疑的，她現在還陪着她姑姑。我不作聲；我只等着看她會不會注意到我的燭光。她沒有注意到，我猜是因爲——後來我才知道我猜對了——她已經睡着了。如果她睡着了，她就不能把她姑姑話記在心上，如此說來，我就該悄悄走開一如我悄悄的進來。我得再重複一遍我沒因此就走了，因爲我發現自己也就在這時候委諸另一種感情了。我沒有確切的企圖，也沒有不懷好意，只覺得我給一種銳利的雖然荒唐的，機會或牽住在這塊地方了。什麼機會我當時也不會說得出的，反正我心裏沒有想起我可以動手偷。就算我存了這份心，事實還是明明擺在我眼

（註）「不用守約了」的意思。

前：保代羅小姐不會讓她的寫字台，她的樹籬，她桌子的抽屜統統都打開啊。我沒有鑰匙，沒有傢伙，也沒有搗毀她傢具的野心。然而我總覺得現在我到了這麼自由而安全的時候，說不定，這裏只有我一個人不受一點干涉，而離我希望的源頭又比一向都近了。我舉起燈在每樣東西上幌一幌，好像這可以告訴我一點什麼。旁邊那一個房間裏仍然沒有一點動靜。如果蒂娜小姐正在睡覺，她一定睡得很熟。她這麼一來——慷慨的人兒——是有意給我留我自己下手的餘地嗎？她知道我在那兒嗎，她是正在靜悄悄的看我要作什麼——能作什麼嗎？但是我可以嗎，如果她在看着我？她自己甚至於比我還知道那是多麼不可以。

我站在寫字台前，張着嘴空空的看着他，樣子當然很古怪；到底他對我有什麼可說呢？第一他是鎖着的，第二他簡直就一定沒有裝着叫我感覺興趣的東西。十之八九那些遺稿已經毀了，就是牠們沒有毀，那個機警的老女人也不會從那個綠衣箱把牠們挪到那麼個地方。因為她爲了牠們的安全起見不會把牠們從一個比較好藏東西的地方挪到那個差次點的地方。寫字台比較顯眼，放在她已經沒法照看的一個房間裏也更爲暴露。牠是可以用一條鑰匙打開的，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銅把手，也是一個銅鈕；我拿燈照牠，就看出來這些。我還做了一點事，才達到我危險的頂點；我頓悟蒂娜小姐可能實在

是希望我會意。要是她沒那麼希望我，要是她希望我走開，她爲什麼不把客廳通沙爐的那扇門鎖上呢？那倒確是叫我不來找她們的意思了。既然我來找她們，她就是要我來達到一種目的——這種目的現在已表現於這一個超微妙而推測：爲了給我方便，她事先開了寫字台的鎖。她沒帶鑰匙留下，但是如果我碰觸那個按鈕，這個蓋子或許會動。這和可能性逼着我，我彎下去挨近她查看。我並不想幹什麼，甚至於不想——一點也不想——把蓋子放下來；我不過要試試我想的對不對，看看這個蓋子會不會動。我用手碰按鈕——只要碰一下我就知道了；而我在碰的時候——我實在不好意思說——我回過頭來看。這不過是偶然的，並不能的，因爲我的確沒有聽見什麼聲音。我差一點兒把手裏的蠟掉了，我一點也不差的倒退了一步，挺直起來，一看見了眼前的光景。玖莉安娜穿着她的睡衣站在那兒，在她的房門口，看着我；她舉着兩隻手，已經把永遠遮着她半個臉的簾幕揭去了，第一次，最後一次，只此一次，我看見了那雙出奇的眼睛。他們瞪着我；他們好像給一個被發見的竊賊突然瀉過來一陣煤氣燈的光亮；她們頓使我羞得然處可鑽。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奇怪的，駝背的，搖搖幌幌的小身子，連帶了她那個仰起的頭，她那個神態，她那個表情；我也不能忘記，當我轉過身來看她的時候，她叱叨我的那麼激動，那麼兇的調子：

「啊，你這個出版界的敗類！」

我現在說不出當時我結結巴巴說些什麼話去解釋，辯白了；但是我向她走去告訴她我並無惡意。她用她乾凜的手揮我走開，在我面前憤極怖極而退回去；其次我就知道她突然抽搐起來，好像死已臨頭了，倒在蒂娜小姐的懷裏。

第九章

第二天早晨我離開了威尼斯，先聽說了我的女房東並沒有，如我所担心的，叫我嚇死——我可以說她倒把我嚇了半死。我怎麼能相信她自己會從床上起來呢？臨走之前我沒見着蒂娜小姐；我只看見那個 Donna（註），我託她把一個條子交給她的少主人。條子上我說我過幾天就回來。我到特里威索，到巴沙諾，到加斯特勒佛蘭谷；我步行，坐車，看那些幽暗中露着圖畫，老得發晦的教堂；我一連幾小時坐在發暈的小方場陰涼的一邊，圍着門簾和黃色幔子的咖啡室門前抽着煙。雖說有這些消遣，當然是又呆板又像敷衍的消遣，我簡直沒有領略這一次旅行的樂趣；我已經不得已嚥下了一杯苦酒，而不能擺脫牠的苦味。在深夜裏我致請安娜捉着我正在研究她寫字台上的鎖，如那些年輕人所說，真是不堪；而事後很久還示得不相信我非常可能害死了她，也不見得就比較舒服一點。我的恥辱使我懊惱死了，但是我總得儘可能設法彌補，我行，在寫信給蒂娜小姐的時候，把它化小，也得解釋我被發現那一刻的姿勢。因為她沒有回一個字，我無法知

註：意文，Y國

道我給了她什麼印象。想起人家罵我是出版界的敗類還叫我難受，因為我實在出版過東西，而實在也並不十分慎重。有一個時候我深信唯一下台的方法就是我馬上滾開；索性放棄一切希望，叫那個可憐的女人永久解脫了我硬和他們往來的累贅。然後我又想最好我先去躲幾天試試看，因為我想必早已想到了（雖然沒有表明，而又模糊不清的）若是我從此不再回來了，那就不僅是我把自己的希望盡付流水而已。如果我一直保守秘密慢慢的使老女人相信她自己擺脫了我或者這合適。這一下以後她願意擺脫我——如果我還沒有擺脫她——現在是無可懷疑了；那個夜半的怪事一定修正了她爲了我的金元才容留我的毛病。我對自己說我究竟不能撇下了蒂娜小姐，我還這麼說，即便我已經注意到她完全不理我迫切的要求——我給了她兩三個通信處，在一些小城裏 *poste restante*（註）——求她把實際情形告訴我一點。我本該叫我的僕人寫信告訴我消息的，但是他拿不了筆桿。我不會猜她的感情是輕視嗎——儘——她從來不輕視人？痛苦實在煎迫得緊了；但叫我回去我果然就躊躇，不回去，我也有可躊躇的地方，我希望我自己能估個好一點的立足點。結果第十二天我真就回了威尼斯；我的貢度拉輕輕的撞到那地方的水階，我就猶疑得心直跳，這就告訴我，我這樣走了幾天給我多劇烈的影響。

註：法文，留局待領。

我回來得那麼倉促，以致察不及給我的僕人打個電報。所以他沒到車站上去接我，但是當我到了門口他就從一個上窗伸出頭來。「他們把她葬了，*quella vecchia*（註一）他在底層的大廳裏對我說，當他抗着我的箱子的時候；他噙着牙笑，簡直是擠了擠眼睛，好像他知道我準喜歡這個消息。

「她死了！」我喊出來，臉色非常不同。

「好像是吧，既然他們已經埋了她。」

「什麼都完了，那麼？什麼時候出殯的？」

「前天。但是你簡直不能叫他是出殯，先生：*vaba da niente*——*un piccolo*

passeggio brutto（註二）只用兩隻頁度拉。*poverta*（註三）！」這個男人繼續說，

當然是指蒂娜小姐。他認為出殯三要的還是給活人開心。

我想知道蒂娜小姐的情形，她怎樣了，大概在什麼地方；但是我沒有再問什麼，一直到我們上了樓。現在事實既然擺在眼前了，我就悲觀了，特別是想起可憐的蒂娜小姐

註一：意文，那個老女人。

註二：意文，一無所有——總值的一小列。

註三：意文，怪可憐的。

了孤獨和厄運。但是她一點也沒有悲傷的神情，我簡直沒想到居然看見她在黃昏中站在那裏滿手的好玫瑰，對我微笑，眼睛哭得紅紅的。她蒼白的臉在她的面網裏顯得比平時更長更瘦。我沒有懷疑她把我深惡痛絕了；她認爲我本當在場提示她，幫助她；雖然我相信她生性不會仇視人，也不大把她的事情看得重要，我却預備着她改變了的態度有點生氣而疏遠的樣子，好像對我的良心說：「你這個人口頭上表白得真好！」但是歷史的真實使我不能不鄭重聲言這位可憐的蒂娜小姐呆板的臉變得呆板了，簡直也不那麼平了，當她喜氣洋洋的對她姑姑的房客轉過臉來的時候。這非常感動他，於是他想這樣事情就簡單了，直到後來他才發覺並不是這麼一回事。那天晚上我想盡方法對她好，我和她在花園裏踏來踏去，購到時間相當久了爲止。我們之間什麼解釋也沒有；我沒問她爲什麼不給我回信。我更沒提我在那封信裏說了什麼；如果她願意叫我覺得她已經忘記了保代羅小姐襲擊我那時候的情勢，忘記了那次發現對她姑姑的影響，我也非常願意就這麼辦；我感激她沒有把我待得好像我害死了她姑姑。

我們踏了又踏，雖然實際上我們之間並沒有多少事情，除了承認她喪了姑姑，這表現於我的態度，也由於她又表示她現在必須依賴我了，既然我讓她知道我仍然關切她。她的心生來不以自立而自傲或自居的；她一點也沒提到她現在知道她以後會怎樣。然而我避

談那個問題，因為我實在沒預備說願意照管她。我很小心；並不是卑劣，我想，因為我覺得她對於人世知道得太少，照她不懂人情世故的見解來說，我沒有理由不照看她一點——既然我好像可憐她。她告訴我她姑姑怎麼死的，到最後一刻她非常安靜，後來由於好友們的關照一切又是怎樣進行的——幸而，謝謝我，她微笑着說，家裏存着錢。她久重複說一遍「好」威尼斯人喜歡你，他們就成了你終身的朋友，說到這裏她就問起我的Cino(註)，我的印象，我的奇遇，我所見過的地方。我儘我所能的告訴她，恐怕一半都是我自已湊上去的，因為在我心緒那麼不寧的途中我簡直沒看見什麼。聽完我的話，她就感歎起來，真像她忘了她姑姑和愛傷：「啊，啊，我多歡喜也能幹這些——來一次有趣的小旅行！」當時我想起我應該提一點計劃，好比說我願意陪她到她歡喜到的任何地方；可是，無論如何我是說了一次愉快的旅行——讓她換換空氣——還可以設法：我們回頭想想看，商量怎麼辦。關於傑夫瑞·阿恩培的文件我一個字也沒提，也沒問她出了什麼究竟，或者在玖莉安纏死以前他們怎樣了。並非我心裏不急於要知道，不過我覺得剛在這一場大不幸以後還是不再馬上表露我的貪心才合適。我希望她自已會說點什麼，但她對這方面碰都不碰一下，我想這在當時也很自然。然而後來，那天夜裏，我忽

註：原文，兜圈子，漫遊。

然想起她的沉默是一樁很可懷疑的事情；因為如果她已經談到了我的行動，談到了不相干的事物如加勒特勒佛蘭谷的吉奧爾喬尼〔註一〕她儘會提到那些她容易想起在我心裏的東西。不能說因為她姑姑一死所引的心情一下子就叫她忘乾淨了我對老女人的遺物極感興趣，後來我心神不安了，一想到她的絨口說不定非常可能正表示一件遺物也沒有留存下來。我們在花園裏分手——是她先說她得進屋去了；現在她獨守了那個 *place*。〔註二〕我覺得（至少照威尼斯人的眼光看來）對於我的闖入我另有了資格問題。當我和她握手道晚安的時候，我問她大致有沒有什麼計劃，想過她最好該怎麼沒有。「喔，想了，喔，想了，但是我什麼還沒有定當呢。」她高高興興的回答。她的高興是不是說她覺得我會替她安排嗎？

第二天早晨我很得意我們略過了實際問題，因為這樣我就好藉口立刻再見她。現在倒有個夠實際的問題要談。我應當正式對她表示我自然不希望她以後還把我當房客收留，也就表示我相當關心她自己的守業辦法，她怎麼處理租賃的事務。但結果註定了未能和她把這些問題中隨便哪一個多談一會兒。我先沒給她送信兒；我只下樓到沙拉裏，在那

〔註一〕Giorgione 威尼新畫派名畫家（一四七八—一五一一）

〔註二〕意文，正廳，大廳。

兒走來走去。我知道她會出來的；她會立刻發見我願意攀談。我多少有點不願意和她關在一個房間裏；花園和大廳好像更宜於談話。那是一個動人的清晨，空氣中有點東西告訴我們威尼斯的長夏已經闌珊了；從海上送來一陣清風吹得花園裏的花直動，給這所房子一陣清涼，那兒現在不像老女人活着的時候那麼閉窗閉戶，那麼黑了。這正是秋天的開始，盛夏的結束。同時我的試驗也告結束了——或者只在半小時之內，我就要真知道我的夢想已經化為灰燼了。然後我就沒什麼可作，只有上車站；因為認真的說一句——在晨光中我這麼想——我不能再逗留在那裏當一個無倚無靠的中年女人的照管人。如果她沒有保全那些遺稿，我還欠她什麼呢？我想我真就畏縮了一下，一考慮到如果她已經保全了他們，我該領多少情，又似乎該怎樣酬謝她那麼一個人情呢？她那種殷勤到底不會叫我背上一個照管人的職分嗎？如果這麼想我並沒有覺得更不痛快點，當我來回走的時候，那是因為我相信我現在無可操心了。如果老女人那天在客廳裏撲到我以前沒有毀了所有的東西，她第二天就一定毀了。

蒂娜小姐出來的比我所估計的多少要晚一點；不過最後她出來的時候，連看我的樣子並不帶驚訝。我說我一直在等着她，她問我為什麼沒讓他知道。幾個鐘頭以後我很高興我當時管住了嘴，沒有說對我們友誼的直覺就會告訴她我在等她；因此我引以為慰的

是我沒有推過的感情，昇到那便那麼一點點溫存的程度。我對她所說的都是實話——我
我老擔心吊胆，因為我預期她現在就決定我的命運了。

「你的命運？」蒂娜小姐說，奇怪的看了我一眼；她一邊說這句話，我一邊就注意
到她的臉上起了個少見的變化。不錯，她不是昨天晚上的她了——不那麼自然，不那麼從
容。昨天她剛哭過，現在沒有哭，但是我覺得她不像昨天那麼自信。好像昨天晚上發生
了一點什麼事故，或者至少也像她想到了一點叫她煩惱的什麼——特別是一點什麼影響
了她對我的關係，使我們的關係更複雜。她是不是才想到現在她姑姑不在這裏就
把我的地位也變了。

「就是說我們的那些遺稿。現在還有一點嗎？你現在一定知道了。」

「有，很多；比我料想的還多。」我奇怪她說話的聲音竟那麼打抖。

「你是說你已經把他們拿到了——我也就可以看他們？」

「我想你不能看他們，」蒂娜小姐說，眼睛裏帶着一種出奇的神求的神色，好像現
在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希望的就是我不把他們拿走了。但是他怎麼能希望我作這種犧牲呢，在
那一切都已經在我們之間經過了以後？我回到威尼斯來爲了什麼，若不是爲了看他們，
牽牠們？聽到牠們仍然留在人世，我樂成這細縷子，如果這個可憐的女人能下來求我求

久不要再提牠們，我一定把這個舉動當作一個傻玩笑。「我已經拿到了牠們，但是我不能把牠們拿給人看，」她怪可憐的補充了一句。

「連我也不給看？唉，蒂娜小姐！」我忽然帶着無限的抗爭與責備的調子說。

她臉紅了，眼淚又來了；我測度了她拿這個主意有多苦惱，全是因為一種可怕的責任心使她如此。覺得我發現了當頭這個特殊的障礙，我真頭痛；尤其因為我覺得分明早先受了鼓勵叫我一直沒有把這一種困難算在眼裏我真以為蒂娜小姐對我保證了只要她沒有比那個再大的難關啊！「你不是說你對她立了個送終的誓言吧？我原先以為我恰好就不怕這一類事情呢。啊，我寧願她乾脆把那些信件燒了而不願應付這樣的背義。」

「不，並不是什麼誓言，」蒂娜小姐說。

「那麼請問是什麼呢？」

她猶疑着，但是最後她說：「她想燒了牠們，可是我阻止了她。她把牠們藏在她的床上。」

「在她的床上——？」

「在兩層褥子當中。她把牠們從衣箱裏拿出來以後就放在那裏。我不明白她怎麼弄的，因為奧林比雅並沒幫助她。她這禁告訴我，我也相信她。我姑姑後來才告訴她，要

她別翻床——什麼都可以動，就不准書被擄。所以床總是亂糟糟的，」蒂娜小姐簡簡單單的補充。

「怪不得！她又怎麼想法燒了牠們呢？」

「她並沒有想什麼法子；最後那幾天她太弱了。但是她告訴我——她吩咐我。啊，那真可怕！從那一晚以後她就不能說話了。她只能作手勢。」

「那你怎麼辦的？」

「我把牠們拿走。我把牠們鎖起來。」

「鎖在寫字台裏？」

「不錯，鎖在寫字台裏，」蒂娜小姐說，臉又紅了。

「你告訴她你會把牠們燒了嗎？」

「沒有，我沒有——存心的。」

「存心滿足我？」

「是的，只是爲了這一點。」

「那麼如果你始終不肯把牠們拿給我看，你會給我什麼好處呢？」

「喔，一點也沒有。我知道——我知道，」她愁眉苦臉的說。

「那麼她相信你把牠們毀了囉？」

「我不知道她最後到底想什麼。我不能講明白——她早已不省人事了。」

「那麼如果沒有誓言，也沒有保證，我就不明白你有什麼束縛了。」

「噢，她那麼恨這一點——她那麼恨這一點！她那麼嫉妬。但是這裏就是那張畫像——你可以拿去，」這個可憐的女人宣告說，從她的口袋裏拿出那張小像，牠還是照她姑姑那樣的包在那裏。

「我可以拿去——你是說你把牠給了我了嗎？」我喘着氣，一邊把牠接到手。

「噢，不錯。」

「但是牠很值錢——」大筆數目。」

「噢！」蒂娜小姐說，樣子仍然很怪。

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因為這不致於是說她要跟她姑姑那樣的和我講價。她的話好像要把它當禮物送給我。「我不能送你那兒，把牠當禮物來接受，」我說，「但是照你姑姑所想的價錢我又出不起。她估她值一千磅。」

「我們不能賣了牠嗎？」我的朋友信口說。

「天不許！我寧願要像不翼錢。」

「那麼你就留下吧。」

「你非常慷慨。」

「你也是一樣。」

「我不懂你怎麼能那麼想。」我回答；這也夠真實，因為這個好心裏有很多暗示我一點也摸不清。

「喔，你在我已經大不相同了，」她說。

我看看小像片上傑夫瑞·阿思培的面孔，一半是爲了省得看我同伴的面孔，那已經開始叫我發悶，甚至竟有點嚇着我了——她的神氣變得那麼怪，那麼勉強，那麼不自然。對於她最後那句話我沒有回答；我只私下裏用自己的眼睛查詢傑夫瑞·阿思培悅人的眼睛——它們顯得那麼年輕，那麼有光，而又那麼審明，那麼深刻；我問他蒂娜小姐可是怎麼看啦。他似乎帶着輕輕的嘲意對我微笑；他一定取笑我的處境。爲了他我弄得這麼慘——好像他需要這套！自從我知道他以來只有這一次我不滿意他。然而，現在我把這張小像拿在手裏了，我就覺得這是一件貴重的東西。「這是賄賂我放棄那些遺稿嗎？」我立刻毫不講理的問了。「雖然我把這東西看得很重，你知道，但如果承你讓我聽聽，我準統遺稿。啊，可是實在那麼看重牠！」

「你怎麼能挑——你怎麼能挑？」蒂娜小姐吞吞悲傷的回答。

「我知道了！自然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如果你認為給你的禁令是萬不可違的。果真如此，你一定覺得把牠們脫手是極端不敬，十分瀆神！」

她搖搖頭，只覺得處境的不勝奇怪。「如果你深知她，你一定懂得了，我駭怕，」她忽然顫起了聲音：「我駭怕！她生氣的時候可真嚇人。」

「不錯，那夜裏我就看出了一點。她真嚇人，當時我可看見了她那雙眼睛。天，牠們真美！」

「我現在都看見牠們——牠們在黑暗中瞪着我！」蒂娜小姐說。

「你所經歷的一切把你害得神思恍惚了。」

「是的，非常，非常！」

「你別介意；那不久就會過去的，」我和藹的說，於是我又補充了幾句表示能念；因為我實在覺得我必須順受了：「所以，事情就是這樣了，無可奈何。我必須放棄。」於是我的朋友看着我，輕輕的低低的悲歎了一聲，我就接下去：「我但願她已經把牠們毀了；那麼也就再沒有什麼可說了。我沒法子明白為什麼既然她有那麼些想頭，她並沒有毀了牠們。」

「喔，她就禁他們過日子！」蒂娜小姐說。

「你想像得出來這樣是不是就使我不那麼想看牠們了，」我回答得不那麼死心眼。「但是不要讓我站在這裏顯得像從心裏想引你幹什麼卑劣的勾當，自然，你明白，我不要我的房子了。我要馬上離開威尼斯。」於是我拿起我的帽子，我先放在一張椅子上的。我們仍然十分尷尬的站在沙拉正中央。她原先出來時候就讓房門開在那裏，但是她沒領我朝那邊走。

一看見我拿帽子，她的臉忽然驚奇的抽搐了一下。「馬上——你是說今天嗎？」她說話的調子極其悲慘——是一種悽楚的哭叫。

「噢，不，只要我還能給你畫最少的一點力我就還不走。」

「喔，就只多待一兩天——兩三天吧，」她喘着氣。然後，壓抑了自己，她又換個態度對我說：「她要對我說什麼——最後那一天——一點非常特別的什麼。可是她不能。」

「一點非常特別的什麼？」

「再關於遺稿說一點什麼。」

「你猜了嗎——你猜到了一點嗎？」

「沒有，我猜想過——但是我還不知道。我想過各式各樣的事情。」

「在我看來再沒有什麼更安全的辦法了。」

「她以爲入想發表他們的時機就能……」她停住了，臉很紅。

「怎麼？天，她一定把我也看成個什麼樣人了！」

「她本來不公平，她本來不慷慨！」我的同伴忽然激動得直叫。

「剛才的恍惚更清楚了一點。」唉，別那麼說，因爲我們都正是一羣可怕的傢伙。」
於是我又接下去：「如果她留下個遺囑，從那裏你該會得一點頭緒了。」

「我沒有看見那種東西——」她把它裝了。她非常喜歡我，「蒂娜小姐補充說，顯得她的話前後絕對不相干。——她希望我快樂。如果誰對我好——她想說這一點。」

我叫這位好女人靈機一動而來的機靈怔住了，雖然是從這方面看得透那方面的機，而且如一般人所謂「用白銀鑰匙開鎖的」。(註)「相信我的話，她絕不想留一款叫我受用的。」

「不，不叫你，可是很叫我。如果你能實現你的想頭，她知道我一定喜歡。不是因爲她關心你，而是因爲她的體恤念我，」蒂娜小姐接着說，她的嘴巧得那麼出人意料，那麼動聽。「你就可以看那些東西——你就可以看他們。」她停了一下，看出我領會了

註：這是一針眼線。

她的條件——停下來專等我做一點表示而我不作。然而她一定感覺到，雖然我的臉上帶着人臉上最不好意思的表情，她卻並不是和石頭一樣硬，她還是充滿了同情。很久以後我還引以為慰的是一想到當時她在我身上看不出一點不散的表示。「我不知道怎麼辦；我太受折磨了。我太沒臉了！」她十分激動的接下去。於是轉過身去，兩手掩着臉，她一下子就涕淚交流了。如果她不知道怎麼辦，我也就想得出我是否就更知道該怎麼辦。我站在那裏啞口無言，看着她，讓她的哽咽在空的大廳裏震響。過一會她滿眶眼淚的又抬起頭來看我：「我就會把什麼都給你，而她也就會了解，在她那邊——她就會原諒我！」

「噢，蒂娜小姐——噢，蒂娜小姐，」我結結巴巴就這樣回答。如我所說，我不知道怎麼辦；但是我胡里胡塗隨便發軔的亂動了一動，結果我發覺自己在門口了。我記得我站在那兒說：「那可不行——那可不行！」說得又悲又蠢又怪。一邊我遠遠的望着沙拉那一端，好像是看一點非常有意思的事兒。其次我就記得我走下樓，立刻離開了這所房子。我的首度拉停在那裏，我的船夫斜倚在墊子上，一看見我就跳起身來。我跳進船，他照例的那一句：「Dove commanda (註)？」我用了個把他怔住的調子回答

註：意文：「上哪兒？」

說：「隨便哪兒，隨便哪兒；划到鹹水湖去！」

他把我划走了，我喪魂落魄的坐在那裏，輕輕的對自己自怨自艾，帽子拉過眉毛。如染她的意思不是說要和我結婚，她到底還會有什麼怪意思呢？那就是遺稿的代價，——那就是代價！她想我需耍那樣嗎，可憐的，發了癡的，着了迷的，想入非非的小姐？我身後的船夫一定看見我發燒的耳朵，一面我又兀自尋思，在拍動的 *gigg* (註) 下面動也不動的遮着臉，路上什麼也不注意——尋思着她的癡妄，她的迷惑是不是我自己輕率的結果。她是不是想我爲了要得到那些遺稿甚至和她講了戀愛？「我沒有，我沒有；」我對自已重複的說了一個鐘頭，直到我說累了爲止，如果不是爲了我已經信服了才能休。我不知道我的船夫在鹹水湖上把我帶到了那兒；我們無目的的漂着，隔半响船槳才慢慢的打一下水。最後我覺得我們靠近了里都，遠遠的，在右邊。如果你把你的背對着威尼斯，於是我叫他划我上岸。我想走走，活動活動，甩脫我的一些惶惑。我橫過，一條窄狹的地帶到了海灘——我朝着馬拉哥走。但是我馬上又撲倒在溫暖的沙上，在微風中，粗糙的乾草上。想想我那麼胡塗，我不智而又很要不得的兒戲一場，實在想得我歉疚。可是我沒有擦撥過她——我明明沒有。我對普萊斯太太說過我要跟她談戀愛；但

註：意文：船槳。

是那不過是個毫不相干的玩笑，我也從來對如今吃了我的虧的人說過這種話。我曾經儘量的仁慈，因為我實在喜歡她；但是從何時起這就變成了犯罪，既然牽涉到的是那麼個年紀那麼個樣子的女人？我沒法子記清楚我那亂精精的長長的一天裏，連串的事件和感覺，這一天我完全在東跑西跑中混過去了，一直到夜深才回家；我現在只記得有時我把良心安定下來了，有時又激起了一陣痛苦。整天我沒有笑一笑——這個我記得；這回事使別人無論作何感觀，在我看來總那麼不好玩。專就喜劇那方面看，或者我倒受用一點。無論如何，不管我自己招上人家沒有，毫無疑義的我不能付這個代價。我不能接受她的提議。我不能爲了一捲破紙就娶一個又可笑又可憐又土氣的老女人。這就證明她猜我多麼不會想到這個主意，既然她決心自己先提出來，把話說得那麼實際，那麼講道理，那麼英勇——她的胆怯却比她的大胆更顯明得多，完全像她的理智先詢而她的感情後來。

時間過去，我也就漸漸的希望我從沒有聽說過阿思培的那些遺稿就好了，我直抱怨約翰·康諾狂妄的好奇心。使他去追尋牠們。沒有牠們我們的材料還是綽有餘裕的，而我現在的進退兩難正是懲罰了人類最致命的愚蠢，我們的不知道適可而止。單說說這不進退兩難當然容易，因為出路簡簡單單的只有一條，只要坐早晨第一班火車離開威尼

新就完了，事先寫好一個條子叫人看我一離開了這所房子馬上就交給她，因為事實上明明是她的無可奈何害得我想起了合我意思的預先擬下這個條子的內容——一回家，在睡覺之前，就寫下來——我竟至於怎樣也只想得出一句：「我怎麼能感謝你對我有如此難得的信賴呢？」那絕對不行；讀起來恰像接着我就要答應她了。自然，我可以什麼也不寫的就一走了事，那可又太沒禮貌，而我的意思仍然要避免沒禮貌的解決方法。我的惶惑冷靜下去，我就儘奇怪我怎麼把致新安娜那些縐紙片看得那麼重；現在想到他們我就心煩，我懊惱那個老妖精執迷着不肯把牠們毀了，也懊悔自己爲了想控制牠們的命運早化了比我能拿得出來的還要多的錢。我當時就忘記我作些什麼，離開里都之後我到了哪兒，在什麼時候或者我的心情怎樣恢復了平靜我就又回到船上來。我只知道那天傍晚當落日照紅了天空的時候，我就站在聖約翰和聖保羅教堂前面，抬起頭來看巴德基米歐·哥里奧尼小方下巴的臉，他是個可怕的 *condottiere* (註)，那麼堅穩的騎在大個馬背上，威尼斯人的謝忱把他用那個高台子托立在那裏。這個影像是無與倫比的，是所有騎馬的影像中姿式最美的，除了馬可斯·奧羅里斯在羅馬宙比特神廟前一臉和氣的騎在馬上的那個影像還要美一點；但是我不是在想這些；我只是老望着那個勝利的大將，好像他的嘴

註：意文，大將。

預備下一道神諭。落日的光暉正照着他嚴嚴的臉相，使它非常有個性。但是他仍然在我的頭上遠遠的望着另一天的在紅光裏浸下去——他一世紀一世紀的看了那麼些日子沉下鹹水湖了——如果他正在想着那些爭戰，那些輜路；他們也和我要告訴他的那些性質上截然不同。他不能指示我該做什麼，儘管我老望着他。是在這以前還是以後，我就在一條條小運河上蕩了一個來鐘頭，仍然叫船夫納管悶兒，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我這麼不安，而又沒一定去向，什麼吩咐也不能從這兒問出來，除了：「隨便到那兒去——那兒也去——全威尼斯。」他提醒我說我還沒有吃午飯，所以他恭恭敬敬的表示了希望我早點吃晚飯。那天他開了許久，因為我離開船到岸上去散步，所以我不必顧慮他，我告訴他，因為我自有緣故，一直到明天我不能沾一點肉。實在是受惠於可憐的蒂娜小姐的提議，不是個吉利的，弄得我茶飯無心。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時我比往常更驚訝了把威尼斯表現了一半的社交傾向；親戚關係，家庭生活的怪狀。沒有街道、車輛，輪子的嘈鬧，馬的亂嘶，而有那些小小的曲路擠着行人，響着像是在一所房子的過道裏聽見的語聲，叫脚步老是轉灣抹角，好像是沿着傢具的邊緣走，叫鞋子永遠穿不壞，這地方很像一所集體住的大房子，其中比雅哲，聖馬哥就是房子裏裝飾得最講究的一角，而其餘，那些府邸，教堂，就作了休息的大椅子，遊戲的大桌子，點綴的大場面。而不知怎麼，

富麗的公共住宅，親切，有家庭風味，有回音，也就像一個戲院，附帶了聽那些演員滴溜搭搭的過橋，零星星的沿着河岸輕步的走路。當你坐在你的寬度拉裏的時候，有些部分挨着運河兩岸的行人道，從同一角度看起來，儼然有一個戲台那樣的重要性，而威尼斯人，在他們那些演喜劇的小房子破爛的佈景襯托之下走來走去，就使你覺得他們是老走不完的一班戲子。

那天晚上臨睡覺我已經非常累了，未能給蒂娜小姐寫什麼。是不是因為這一步沒作到，所以第二天早晨一醒來我就覺得決心等她一肯見我馬上就再見一見這位可憐的女人。這不無關係；但是更有關係的是事實上我在睡眠中我的思想驟然有個最奇怪的轉變。剛一睜開眼我就覺到這一點了：我因此從牀上跳下來，樣子像一個人忽然想起他忘記把門關好，或者把一支點着的洋蠟還留在一個架子下面。我還來得及救我的東西嗎？我心裏這麼問；因為現在事實是我在不知不覺的睡夢中對玖莉安娜寶貝的那種熱烈的賞識又規了回來，那些寶物現在比往常更貴重了，一股兇勁鑽進我的心裏叫我非得到牠們不可。蒂娜小姐讓我得到牠們的條件好像再不是值得一顧的一個障礙，只是這天早晨一個鐘頭的工夫，我懊悔的想像力便把牠刷到一邊去了。我真荒謬得竟連什麼主意也想不出；真荒謬得輕意就放棄而又毫無辦法的掉頭不顧了這一個主意；唯一穩得遺稿的辦法

就是把我和她的終生聯繫在一起。我雖然無法解脫，但是我仍然能有她所有的。我得補索一句說我派人下樓去問她能不能見我的時候，我沒有想出另外有什麼途徑，雖然事實上爲了打主意我拖延了我的漱洗。這種失敗是叫人屈辱的，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蒂娜小姐回話說我可以去；當我走下樓來橫過沙拉到她門口的時候——這次她正在她姑姑冷清清的客廳裏見我了——我料想她不至於認爲我要見她一定是「好兆」。總管然該已經明白我頭一天的退避。

一走進那個房間，我看見她果然如此，但是我也看見了一點我沒預料到的東西。可憐的蒂娜小姐的認輸心引起了她一種稀有的變化，但是我一肚子的計策，一眼睛的戰利品，因此就沒想到這一層。現在我看出了；我簡直說不出這二點怎麼把我怔住了。她站在房間中央，滿臉和氣的對我點點頭，而他那種寬恕人的樣子使她全然是一副天使氣了。她這樣變得美麗了；比從前年輕了；她不是一個可笑的老女人。她的表情顯的這個花樣，她的神氣裏的這一個魔法，把她變了形，當我注目這個變化的時候，我聽見從我良心的深處發出了一聲低語：「怎麼不呢，到底——怎麼就不能呢？」我覺得我能付這個代價了。然而比這一種低語還要清晰的我聽見了蒂娜小姐的聲音。我那麼詫異着她給了我不同的感應；因此我起初聽不清她說的是什麼；然後才知道她是和我說再見——她

說些希望我快樂的話。

「再見——再見？」我重複的說帶了問話的也許傻氣的調子。

我看她沒聽出這是問話，她只聽見這幾個字；她是抖起精神來接受我們的別離，而我的話到了她的耳朵裏也就像一個證明。「你今天就走嗎？」她問。「但是那也沒關係，因為無論你幾時走，我也不會再看見你了。我不想」於是她奇怪的笑一笑，說不出有多麼溫存。她從沒有懷疑我頭一天離開她的時候充滿了憎惡。她怎麼還能懷疑呢，因為我深夜以前，就一直就沒回來，甚至於軍是爲了作作面子甚至於爲了作作人情，對她解釋一番說現在她自己有魄力了——蒂娜小姐有魄力是有個新觀念——在卑屈中對着我微笑。

「你要作什麼——你要到那兒去？」我問。

「喔，我不知道，我已經作了大事。我已經毀了那些遺稿。」

「毀了牠們？」我等着。

「是的，我留牠們幹什麼？我昨晚在廚房裏把牠們一張張的燒了。」

「一張張的？」我冷冷的回應。

「燒起來很費時候——有那麼些呢。」聽她說這句話，這個房間好像圍着我轉起來了，我的眼前來了一陣黑。黑透了以後，蒂娜小姐仍然在那裏，可是她的變形已經過去

了，她又變成一個又醜，又黯淡的老女人。就照這麼一個人的樣子她說話了：「我不能再和你在二起了，我不能」；就照這麼一個人的樣子，她把背轉給我，正像二十四小時前我把背轉給她一樣，於是就挪到她的房門口去了。在那兒她作了我頭一天離開她所沒有作的——她停一下看了我一眼。我從沒有忘了那一眼；現在一想起牠來我還難過，雖然那沒有怨恨我的意思。不，可憐的蒂娜小姐沒有怨恨，也不會發狠報復；因為後來我送給她一筆錢，比我希望張羅給她的數目還要大，當作傑夫瑞·阿思培畫像的代價，同時又在信裏告訴她我已經把像賣了，她謝謝我把錢收下了；她從沒有把錢退回來。寫信對她說，我已經賣了那張像，但是同時我又對普萊斯太太承認——當年秋天我在倫敦遇見了這個朋友——牠現在掛在我的寫字台上面。每逢看牠的時候，我簡直受不了我的損失，我是說那些可貴的遺稿。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初版（渝）

小冊來
詩人的信件（全一冊）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亨利·詹姆士

譯者 于紹方

發行人 曹錫侯

出版者 人生出版社

重慶鄒容路蒼坪新村六號

印刷者 潤華印書館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57

272144